

GIANNA

— 話 諜 —

LESSEANBUKY

問 諜 一

部 也

著 谷 嘯
店 書 的 新

中 央 文 學 部

圖 書



MG
D693.65
169

嘯谷：

間

謀

三

部

曲

中央書局

圖書

-- 1619 --



3 1798 8701 7

32.00110

目次

第一章 問讀是什麼.....五

第二章 民族革命中讀工的重要性.....二〇

第三章 問讀制度的演進.....三八

第四章 讀工三部曲.....五二

第五章 問讀和問讀的問讀.....七七

第六章 問讀的訓練問題.....八九

第七章 中國讀工的「今日」主義.....一〇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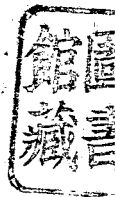
第八章 歷史是屬於無名英雄們的.....一一〇

前言

提起間諜，似乎有點刺耳，不提吧，却又瞞不過眼睛；因為他出現在人們的眼前而活躍着，已不是從今天開始，過去早有了，將來更厲害，到底要算是古今來的一個實際問題。

人們為什麼聽見間諜就覺得刺耳呢？無疑地是因為間諜這門行業不大平常的緣故。但是，這種不大平常的行業，實在也就是為什麼間諜在人們的眼前，能成其為問題的原因。所以，只要人們能以限代耳地正視這一問題，把牠弄個明白，提到間諜，即便不一定就像提起「英雄偉人」那樣，使人感覺興奮，至少是不致稍耳來結怨，聽起來也聽不下的。

這本書，對於間諜的一般問題，攝了一個小小的鏡頭。一方面從政治上，說明了間諜地位的重要，和間諜工作的必要，另一方面，並從技術上，指出了間諜造假的艱難，在



南

鏡頭裏設置了一個主要的脈絡，那就是認定問題的真實價值，是在他成爲民族解放運動的鬥士的時候，不然，他便活該受人們的唾棄和鄙視，只好聽人們聽了就罵，見着就打

了。
作者深信這一鏡頭是在太陽光底下攝製成功的，足夠使問題的正確顯現出來，糾正一切對他的誤解和錯覺。此外，如在內容方面，還可以幫助讀者加強政治的認識和充實鬥爭的技術的話，那只能算是作者的意外收穫了。

谷嘯一九四〇年夏於上海

詞。

這聲音，已不是對今天開的，蘇志軍育下，張家五親善，從這裏寫景古今來拍一冊寫
蘇張兩筆，國平書院陳耳，次義訓，曉天謝小雅羅羅：因欲出書題吾人門語題前語

前
言

問諜事亦非良言也

自謂「問諜」這個名詞，無論中外，似乎除在辭典中能見到些字面上的解釋外，這名詞終不
 能用其確切的定義來定這不能不認爲是學術界的價值疏忽。辭源上說：「何做問諜以反
 諜其主曰問諜。」牛津字典解釋：「他大同小異，這都只在注解辭源，此外沒有說
 明什麼，可是，所沒有說明的，恰好就是我們所要知道的。因爲正是在那裏，問諜存在着
 簡潔的真義，如不深入研究，單從字面上去索解，不僅無從領會其真意，而且容易使人
 誤文生義，發生兩種淺薄的誤解：第一是把問諜當作了好細，看做像好細那樣無意思，
 無立場，反覆誦詐，唯利是圖。其實，做一個問諜，即使他幹的盡是些虛偽，詐騙，竊
 下錢，以至殺人本賤賤的勾當，但是他的活動的出發點，必定是有個政治立場的，無所謂
 立場而在意却作亂黨，那便是大類的盜賊，好細，不是問諜。視問諜若好細，便是根
 本無視了問諜的政治生命，將他看成沒有靈魂的害羣之馬了。第二種誤解，是把問諜當
 作了偵探，這是一種庸俗而又最普遍的見解，我們須知：通常稱探的偵探，是官司法

機關或警務機關的探員而言，他們的職責，不是在辦理些摘奸發伏，緝盜捕兇的事體，完全着重於法律和治安方面，這些職司，也許同時就是間諜的任務，但是一個間諜的活動範圍，可斷言其決非局限於此。所以，將間諜和普通意義的偵探混為一談，便是忽視了間諜的作用。由這看來，間諜之為間諜，究竟有些什麼特徵呢？什麼是他的真義呢？答復這個問題，是要從他的性質和作用上面去探討，訓詁式的法律法，原只能應用到一般的普通名詞，對於一個科學的範疇，或是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名詞，那是毫無用處的。

最近來，自還流行着各種迂迴而不着邊際的解釋，這就是小說式的說法，這裏我隨便舉幾個關於間諜的類故事，傳述，或感觸錄等的時候，都可以看見。這些讀物，往往於記述間諜活動的種種事實，對於它不備間諜刻畫描寫，竟覺得生龍活現，使讀者閱後感佩無窮，竟有所解地說：「這國，國，這這就是間諜！」然而間諜果真就如此作罷嗎？精義我務不個故事來作見證吧！

相傳在第一次歐戰時，德國有一個女子，她的活動能力很大，至少可抵過一師最精

戰的軍隊，她曾在砲火聲中，順利地偷過邊境，親至各敵國間，刺探軍情，靠她犧牲色相，拿出原始的本錢，來發展情報路線時，立刻她就變為中歐諸國一大半皇儲的情婦了。她曾在此國安凡爾（Anvers）港主持過德國的間諜機關，派遣了大批間諜人員，到敵方的法國境內，刺探海陸軍及各種情報，因了她計劃的周密，她所運用的這般間諜，成績都很圓滿，但是使她成名却不在她有這種機智，而在她的手段，特別毒辣，她忍心派這些無用的間諜去送死，尤其忍心逼着許多她認為可疑的人去自殺。這位女子，姓甚名誰，沒有人知道，後來因為她有了名氣，她的敵人法國人無以名之，乃稱她為「博士姑娘」（Dr. doctor）。

照這個故事講起來，「博士姑娘」，顯然是一個總範圍諜了。間諜是什麼呢？故事裏雖然仍舊沒有告訴我們，但已描畫出一個典型，教人做效，使人崇拜，這對於做間諜的人，在實際的意味上，就像對於研究科學的人提供標本一樣；同時，間諜這個名詞的意義，因為有了現身說法，着實比較字面解釋，要明瞭得多了。可是，假若作為標本的實物，只是想像中的虛構，或者間諜的史話，脫變而成神話，那還能給予人們一點什麼

「博士姑娘」的故事，可以說是「史不絕書」，傳遞了全世界，哄動了全世界，她和各國的文字及其各種體裁，都結了文緣，無不把她寫得有聲有色，神乎其技。因此，她的名氣大了，便由「姑娘」的稱呼，而冠上了「博士」的頭銜。可是，這位「博士姑娘」，究竟是上帝的使者，還是妖魔的化身呢？那恐怕只有天曉得了。事實上，凡曾參加過歐戰的德國高級間諜，幾乎沒有一人不否認有這麼一位「博士姑娘」的。或者說，因為間諜之間，沒有橫的關係，所以彼此都不相聞問，但是這話只能用於金錢收買的情報販子，對於一個獨當一面的高級間諜，是不敢用作強辯的。在她同時，有一個活躍於英軍前線的極重要的德軍間諜，名叫格蘭（Andrew Green），他的直接上司赫林根少校（Major Herkinson），曾在比利時境內的德國間諜機關服務過，也就是在故事中「博士姑娘」所服務的同一機關擔任過工作，但在戰後，格蘭震於這位神祕女郎的威名，偶而向赫林根詢問究竟時，赫林根只是捧腹大笑，因為實在太滑稽了，他一點也找不出關於這個女人的蹤跡，但另一方面却已忙煞無數作家和史筆了。過後，格蘭在他著的德國

間諜一書中，便毫無顧慮地將這個故事，澈底揭穿了，寫道：

「我不相信任何人能確實證明有這個『博士姑娘』其人。我不相信任何人能證明任何一個女簡譯會做到過這個神祕人物的專業的五分之一。如果有人能證明那是很容易的，如果有那一位作家知道她住在慕尼黑的前什麼地方，就請他說出那人地址來。如果說她現在瑞士的精神病院中，就請他把這個精神病院的名稱地址說出來。讓我們知道一點事實，不要只告訴我們一些拙劣的空話，請他們提出一個曾經遇見過『博士姑娘』的人來。」

格蘭證明了這個舉世週知的女護之王是假的，所有關於她的舊出版物，都是杜撰的。這在另一方面，便等於證明『博士姑娘』的故事，屬於間諜的意義，良能破壞其嚴肅性，使之傳奇化，並不能幫助讀者領悟一點什麼。這個道理極其顯明，大家不妨想想看，當你讀後想道：「啊，原來這就是間諜！」不轉瞬間，你如知道事實是在說謊，放在你面前供研究的標本，只是一個不可捉摸的幻影，那麼，你必然會反問道：「這就是間諜嗎？」然後，你所領悟的，決不是關於間諜的什麼事，必定是覺得在讀『都科學聊齋』太

份也都是這樣。牠們因為過分迎合庸俗的心理，往往不免趨爾摩斯化，甚至安徒生化了，既不能發生歷史的效用，更完全失掉了科學的價值。這事原也難怪，小說畢竟是小說，故事到底是故事，怎能教牠從政治的意義，去解答問題呢？間諜是什麼，這個問題，是只有從牠的性質和作用上去發揮分析的。一本間諜小說，或是一篇間諜傳奇，充其極，能夠將間諜的真義，做到不曲解不誤解的地步，便算萬幸了，那裏還能奢望牠來下定義呢？

原來間諜出現於人世間，由來已久了，在中國歷史上可以考據得知的，是遠在民國前三千多年的周朝就已有了。周禮規定的官制中，有一個稱做司稽的官員，他的任務，專在審查犯禁違法的事體，從這種工作性質看上去，雖然只是和今日司法機關的偵探相像，實際上，當年的偵探，就是間諜這門行業的開山老祖。到了列國時代，間諜的正體便出現了，當時各國互相廝殺，兵連禍結，綿亘不絕，於是產生戰爭的原因，同時也產生了間諜，孫子能在當日寫完兵法還加上一篇壓軸文章用間篇，便是一個證明。所以嚴

格地說來，中國問譯之正式登場，獻身於政治舞台，應以這時爲始。至於外國問譯呢？發達雖較進步，出現却較落後，在周朝同時，尋遍史籍，還找不着一點影子，直到孫子的問譯理論，問譯已有了五百多年後的聖經上，才能得到點考據的資料。聖經裏說，摩西由十二宗黨中，挑選使徒十二人入埃及，教他們登山涉水，考察人口多寡，國勢強弱，民生貧富，土壤肥瘠以及風俗人情等等。又說，摩西告誡使徒，要「各有勇氣探得各地之渠」，這些文字中看來，摩西及其使徒門，可說是是歐洲問譯的始祖了。雖然這般歐洲問譯的祖宗們，如果來到中國，還說不定要算做若干代的晚輩，但有一點，是已足夠說出的，即問譯出現人世間，不分中外，確是「古已有之」，不過「於今爲烈」罷了。

問譯是怎樣產生的呢？這從社會科學的見地看來，在一部社會進化史中，除開古老的原始共產社會，和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其間整個社會發展的過程，都是問譯產生的適當的場所。因爲只有這兩種社會是無所謂政治這個東西的，即無政治組織，無所謂國家，但是，問譯是寄存於國家之中的，國家沒有了，問譯也就沒有了。反之，有了國家

便必然會有間諜，這是什麼道理呢？原來當原始人類社會的時候，原始人羣的生產關係是共同生產共同分配，在這種生產關係反映下的社會情況，當然是天下太平，無爲而治。據說這種極危險性的人物，根本是無從產生的。如果社會主義理想中的大同世界實現了，那時的生产關係，必然是所有社會成員，都能「各盡所能」而勞動，「各取所需」而消費，所以反映到政治上，就用不着何等組織的支配勢力，於是政治失其作用，國家也無存在的價值。問諜呢？只得好好地做個工人了！由這看來，顯然只有當生產達到財產制度出現時，國家才因事實上的需要而產生，然後才會發生適應他自己需要的間諜。同時，因了國家與問諜都產生在同一的經濟原因上，這不僅決定了二者間相互的關係，而且經濟變動所形成的國家變動，間諜必影響到每一個間諜身上，也只有當他接受了這種影響時，才能適應國家的需要，才能存在。所以儘管有了國家，就會有問諜；儘管國家一日不滅，問諜就可高呼萬歲，但是在社會進化的過程中，問諜是必須隨着國家發展的諸階段而起着變化的。他不能超越時代，也不能停滯在時代裏。超越時代的問諜，只好讓小說家把他寫成荒誕不經的神話，同一理由，假如他停滯不進，竟不隨時

門而漸趨於崩解。即使以字面的解釋當做是說，亦無不有錯而取斷謀不思這樣的。他國由國家產生而產生，國家存在而存在，當然他國國家變化而變化的。財產制度的建立，使得生產手段私有，社會關係分化，原始的社會秩序了已不能維持，便有了成立政治秩序的的必要。換言之，爲了完成經濟的攝取而須實行政治的支配，這是不完成政治的支配，而須創建政治的集中的具體的組織，即創建國家。因爲國家的目的，是在這種經濟上的支配，保持並延續其獲取的生活關係，而支配者亦即被採取者，在不堪採取時，是一定要爭取政權的支配，以推爾其權權與生活關係的。這種經濟上的矛盾性質，決定了政治上永無不絕的鬥爭性，而國家便是永遠存在在這種鬥爭的漩渦中，被作爲放矢之的，他決無力阻擋這種鬥爭，且必須緩和或克服這種鬥爭，才能保住他的支配地位，否則便會顛覆。在這種場合下，國家與個人，當着大規模的鬥爭尚在醞釀；因爲是醞釀，國家不便行使權力去壓制他，而他却能以參加者的資格從中破壞他，或是當着鬥爭激化，促成戰爭時，國家於應戰中，能由他的活動獲得指導戰爭的無形或是間接的要素，那末，這種人對於國家是怎樣有意識的層層破壞，當可預言而斷了。聞

這就是這樣一種人物。歷史上的改變和戰爭，幾乎沒能靠着間諜的力量去完成的。孫子在他的用間篇中說：

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

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故明君實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來者，先

將士知也。這不是空話，而是二千年前的實際之言。我們應該把牠當作實例看，看用間諜並

是在現代政治中才顯得重要，就是在古代用間諜也佔有極重要的地位，不過由於現代

的一切，都起着本質上的變化，政治鬥爭來得更劇烈更廣泛，使得間諜活動的力量不

僅隨之增大，而其意義，也根本與前不同了。這是事實。

現代間諜已經與前不同，因為一切都變化了。經濟上已由生產手段的積存與變賣轉

移；社會關係的變化，變為敵對。政治上，已由政權確保，變為擴展。為了生存與備

戰擴展，為了擴展，詭詐侵略，於是形成了帝國主義與弱小民族個個壁壘，展開了政治

鬥爭的世界場面。這也就意味看，間諜活動更加重要，間諜鬥爭更加劇烈，因為帝國主

雖將略小民族，除用武力和財力的壓迫，如不採取間諜活動的方式，其成就不免事情功半，反之，弱小民族抵抗帝國主義，必須加強間諜活動，更是理之當然。所以近代間諜，在政治意義上，他如不是帝國主義者侵略的先鋒，便應是民族解放鬥爭隊伍中的鬥士。在政治作用上，間諜鬥爭，實在穩等於國際間的無形戰爭，每當真正的國際戰爭沒有爆發之前，作為前哨戰的便是間諜；到戰爭爆發過程中，作為前哨戰的，還是間諜。再說活動範圍，近代間諜是無地不到的，地球上每個角落裏，都會留下他們的足跡。據統計，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世界各國的間諜，比以前增加了七八倍到去年則增至八倍以上。在歐洲方面去年一年用於間諜工作的費用，共計有五千萬美金，在遠東方面，日本用在美國就有一千二百萬美金，其在中國的間諜開銷，至少當然也不會比這筆數目更低。從這些數字上看來，可知今日的世界，已經到處滿佈這種神祕人物，他們正如各國的軍隊一樣，是與日俱增地擴充着。記得有一位德國軍事家說過：「未來的世界大戰，不是海陸空軍的戰爭，也不是科學的戰爭，而是純粹的間諜戰。」這話也許說得過火點，但是仔細體味一下，便會覺得，這是真正認識了間諜活動的現代性，有所感而發的。

，不是預言，却並非夢囈。

上面已從歷史的發展上，將間諜的經濟背景，政治意義及其作用，概括地說過了，我們已經知道，間諜是怎樣產生的，他是擔負何等任務的。換言之，我們已經知道間諜的性質了。如果要問，到底間諜是什麼，正確的解答便應包含在這些性質裏面。從廣義方面說，間諜無疑是一種政治工作人員，但像他這種政治工作人員，與一般的政工人員怎樣區別呢？這便須更進一步，指出間諜的特徵：第一，間諜的任務，主要是採取情報，附帶做些破壞性的工作。第二，間諜的工作方式，唯一的是絕對秘密，只有秘密，才能收效，否則根本就不能活動。單是秘密活動的政工人員，而其主要任務不是在採探情報的，多半是在野黨的革命份子；單是採探情報而談不上絕對秘密的，那是司法和警務機關的偵探。間諜之為間諜，就在他一身具備這兩個條件，而這兩個條件，也就構成了間諜的特徵。我們常常聽到有人叫間諜為特務人員，便是由於重視他的特徵，而後產生的一種名稱，現在我們對於間諜的一般性質及其特徵，既已有了綜合的認識，則像這樣含混其詞的稱呼，便和上述那種僅在字面上加以詮釋的註解一樣，實在應該立刻予以糾正。

我們要明切地指出問題的意義，和問題究竟是什麼，讓他得到一個科學的概念。根據他的性質和特徵，試擬定義如次：

一、圖靈是基於一定的政治立場，採取秘密方式，並運用非常手腕，向其政敵探探情報，並進行一切破壞性的工作，以謀其政治立場的穩定和發展為任務的一種敵

第二章 民族革命中諜工的重要性

今日的世界，是弱肉強食的世界，一邊是帝國主義，爲了市場，爲了原料，牠要膨脹，牠要侵略。另一邊是弱小民族，爲了生存，爲了自由，牠要解放，牠要抵抗。這樣敵對的情勢，是與日並進地逐漸加劇，使整個的世界震動着，擴大了政治鬥爭的場面，同時也提高了間諜活動的意義。帝國主義侵略弱小民族，靠武力進攻，靠經濟壓迫，更要靠間諜活動。如不採取間諜活動的方式，進一些賄賂，收買，破壞，陰謀，暗殺，造謠，離間這一類勾當，要想征服而且統治一個殖民地，幾乎更無前例。反之，弱小民族在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單靠武力抵抗，軍備不如敵人強，憑藉財力，經濟條件又落後，如不另闢蹊徑，運用文治工作的戰術，特別是間諜活動，來加強反帝國鬥爭的效果，更是不容易取勝的。事實上，弱小民族遭遇帝國主義的侵略時，其唯一牛路，便應是一手打擊者以打擊一，帝國主義挑戰，便予迎戰，如果同時採取間諜攻勢，也會回擊以間諜反攻，因爲只有間諜戰才能抵抗侵略，也只有用間諜才能消滅帝國主義的間諜活動。但

是弱小民族在軍力的對比上，既有弱點，如想救這種缺陷，爭取戰略上的優勢，無疑地，雖謂謀工便成爲他，須特別重視的一種政治戰鬥方式了。由這看來，間諜活動雖然含有多方面的意義，但他應當爲一切民族解放鬥爭中最有利的一種戰術，是顯而易見的。所以他不僅對於帝國主義顯得重要，弱小民族也更當認識他的重要性。這種見解，并不是什麼新的發現，遠在大半世紀以前的普魯戰爭，便已有事實上的證明。當時，普魯士正要求着全德意志的統一，以謀新興工商業的發展，但是南部德意志諸邦，毗連法國，牠們在法國的威脅利誘之下，形成了團結的障礙，普魯士爲了掃除這種障礙，以求全德民族的統一，不得已與法開戰。按照當時兩國軍力的對比，普魯是難望獲勝的，結果普魯士軍隊卒將法軍打敗，連法國元首拿破崙第三也被俘了。這種奇蹟，并不是普軍統帥毛奇的功績，而是俾士麥手下之著名密探長史蒂伯（*Stieber*）的勳業。英國路威（*Richard W. Howarth*）在他著的戰爭與間諜一書中，寫道：

「一八六八年以後，史蒂伯派了三萬六千名使徒，進了拿破崙第三統治下的法國，到處測量考察。凡是從德國邊境，巴黎到倫敦條路，都畫成極精細的地圖，幾乎

不差毫厘。法國北部各處的地形人性，整個兒調查得清清楚楚。到了一八七〇年，德國侵入法國的時候，德國軍隊據圖索驥，竟如入無人之境。當時法國的反間諜機關，組織太幼稚，後方有了三萬六千名的敵軍便衣隊，竟沒有察覺，雖以法軍統帥李克馬翁的英勇，終不免戰敗，作城下之盟，間諜制度在這次戰爭中，才第一次顯露出偉大的效用。

這種「偉大的效用」，奠定了近世間諜制度的基礎，而間諜工作，今日能普遍引起各國政府的注意，且必須弱小民族予以特別的重視的原因，也就在追求這種「偉大的效用」。當年的普魯士，如果不是靠着華工的出奇制勝，一部歐洲近世史，似乎要重新寫過。今日凡欲以弱敵強，擺脫羈絆，爭取解放的國家，顯然應對普法戰爭的教訓，特別感覺有異議，換言之，即應堅決地承認華工的重要性，并在這上面加倍努力。

現在，讓我們再看間諜藏伏在帝國主義者的魔手下，又能發生怎樣的「偉大的效用」，有着怎樣的意義。遠的暫且不提，就拿我們的民族敵人，運用間諜幫助牠侵略的事實來作證明吧。間諜工作，在日本政治生活的各部門中，早已佔着極重要的地位。在

前世紀七十年代，當日本發瘋眼看作半殖民地國家的時候，日本政治的幕後操縱者頭出滿，便已組織了一種大規模的間諜團體，開始在中國、朝鮮和台灣活動。後來中日和日俄兩次戰爭，這個團體的間諜們，做過許多有價值的工作，促成了日軍的勝利，從此日本便確定走着頭山滿的路綫，這一團體立刻就變爲帝國主義運動的大本營，現在日本的「黑洋社」，和興軍部有着密切關係的「黑會」，便是這種間諜團體擴大化的組織，今日日本的許多政治軍事領袖，差不多都曾經過「黑會」的陶冶。一九三五年廣田首相在日本現代雜誌上發表的迴憶錄中，不僅詳細敘述了他自己做間諜時候的活動情形，而且還號召一般青年們，學習他的榜樣，硬是一個很好的證明。這些組織的問題，牽到中國，構成了各地日軍特務部的骨幹，許多高級將領和政界冒險家，都與「黑龍會」保持聯絡。近年日本軍閥侵略中國，一切荒涼的事體，一要是靠着這種間諜機關去執行的。即如目前進行中的戰事，如果認爲日本海陸空軍佔據了一些點綫，便算是勝利，那麼，我們可以說連這點成就，也是日本特務機關多年來祕密準備好的。事實上，日本間諜在其優華的功勞簿上，并不只是替日閥做點準備工作，最重要的，還在他們能夠「虔誠

跪伏，祈求太陽女神的援助」，而後「至誠感天」，發生「超神偉力」。這話怎講呢？日本後一滿」的故事，據說就是這樣的：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日軍佔領瀋陽，我東北四省開始變色了。事變過後，日本政府曾發給日本官兵一本小冊子，內面這樣記載着：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瀋陽附近，前曾當過鬍髯的張作霖之子張學良，彼曾惡化滿洲，奴隸人民有年，竟率華軍若干名，於瀋陽附近之日本鐵道上，埋置炸彈，企圖傾覆數分鐘後自長春開到瀋陽之日本火車。幸有士兵六名和川本中尉適在該處。按川本乃武士階級之四十八世直裔，見車已開近，知非人力得免災難，因路軌已被毀數碼，彼惟有訴請於神。乃面向日本，虔誠跪伏，祈求太陽女神之援助。彼虔誠之祈禱已得達天聽，車經路軌被毀處，竟自騰空而行，越過危險處後，復安落於彼端，繼續前進矣。此一經過，當時火車開車者，車中火伙，以及川本中尉與其六名士卒，均親眼目睹着也。此實可爲超神偉力之鐵證耳。——此可予世人以證明，吾日本人民之爲神之後裔也。」

上面解釋事變的日本小冊子，曾被日方利用着向世界大事宣傳，認為那是迫使日本佔領東北的「偶然事件」。但當一九三二年，國聯調查團達到東北，調查這個「偶然事件」時，結果證明路軌的炸燬，是在火車經過以後，駐紮在出事地點附近的中國軍隊，大多是在熟睡中被襲擊的日軍殺死，他們的武器則被搜索在另一地方。同時，據調查所知，那駐紮在遼陽應州和鳳凰城的日軍，在事變發生七小時以前，就已向瀋陽進發了。

范士柏 (Amleto Vespa) 在他寫的「日本在華的間諜活動」一書中，對於事變真象，曾有如次的說明：

「在國聯調查團尚未調查種種事實之前，事件的真實情形，決定是這樣的：路軌爆炸一定是發生在火車經過之後，是專公攝取這種照片而佈置起來的，以便符合日方所製造的事件發生的本源。」

中國人方面對於這爆炸案，不但沒有關係，並且連這種事件企圖的嫌疑，可說也一點沒有。大部份華軍却如此這般的，在他們營房的床上，給人家殺死了。他們的槍械是放在另一所屋子裏的，當時可說連發一件武器的時候也來不及，後來都營

燒給敵火燒掉了，這樞機謀的罪狀，一些痕跡都不給人看見。

但是，最能令人信服的證明，就是駐在遼陽營口和鳳凰城的日本軍隊，在事件發生的前一天，已接到命令，要在九月十八日下午三時，開到瀋陽，即在那做炸好的爆炸案發生七小時前，日軍已向目的地移動了，於此可見事件的性質，是一種預定計劃。九月十九日上午四時，在那做炸的爆炸案發生相隔僅六小時後，成千成萬印就的告示，已經貼滿在瀋陽城內了。告示上宣布「滿洲政府」是因爲下令襲擊鐵路綫的日軍，所以給傾覆了。告示人民各自安份。要在種種事情證實後，於六小時內，將這許多告示起草好，然後在印就分發出來，這是人力所不可能的呀！

假若國聯調查團的報告書，真被日本人爲猶太人的說教，那麼，范士柏先生是身其其然，目睹事變的發生的，而且，他在事變後，曾被迫在「滿洲」的日本間諜機關，做過四件事，他應是最有資格來暴露真相的一個人。根據他的報道，和日本那種應時傑作的小冊子，比較一看，我們可以斷言，由「九一八」事變，一直到整個東北淪陷，所謂「太陽女神的援助」，無非是當時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的陰謀罷了。從「淺誠號

伏」，說到「火車騰空」，只是將其陰謀手段的好詐和冒險象形化，至於所謂「超神偉力」，便應解爲：土匪原的陰謀，實在比軍部的武器，作出了更大的成績。這與前面所說的一偉大的效用」，正是相反相成，同一道理：一方面，說明了間諜工作對於帝國主義的重要性質；另一方面，并指出了我們所以被侵略被犧牲的反證，就是吃了一向忽視間諜工作的大虧。

當時，近代化的中國間諜，是剛在成長着。他們雖已逐漸能從政治的國防的立場上去發揮作用，但要他們立刻成爲敵諜活動的破壞者或消滅者，當然力量還不夠。日本的間諜看清這點，便以一種乘勝進迫的姿態，大肆活躍。由於牠的間諜活動，助成了侵略氣焰；更由於侵略的進行，擴大了間諜活動，於是特務機關的招牌，隨處皆是，間諜活躍的場所，各界都有。這種情形，表面說來，好像是因日本爲強國，有恃無恐，講文則有戰爭裁判權的符，比武更非我所能及，所以就莫可如何了。實際上，如果我們的間諜組織是健全的，普遍的，而且徹底是在合理的政治條件下成長着的，那麼，敵諜活動，能像這樣猖狂嗎？故非非月日有那重要大焉。反觀，我們目前之「一分力量」。

缺陷，應付民族的大敵。如果在這方面，又是形見絀，結果將是怎樣呢？我想每一個參加民族革命的鬥士，都會正視這一問題，認為只有迎頭趕上，用間諜來消滅帝國主義的間諜活動，予打擊者以打擊，才能獲致圓滿的結果。

根據上說，不管是理論的分析，還是實際的史例，所得出的結論應是同樣的：間諜工作，對於帝國主義顯得重要，對於帝國主義侵略下的國家，尤為重要。間諜活動在民族革命的反帝戰爭中，雖然不是唯一的主要力量。但却是爭取獨立解放的一種最有效的。但在這裏，有一點必須特別提出的，就是間諜工作的重要性，並不存在這些解釋與例證之間，而要看誰能緊緊把握住牠的重要性，強牠的重要性，然後才能真正顯出牠的重要性。那麼，誰呢？帝國主義還是弱小民族呢？着眼於國防的意義上，我們可以肯定地講，弱小民族的護工，比較帝國主義者的護工，具有更優越的條件，唯其具備了這些條件，才能發揮護工的最大效能，才能真正顯出護工的重要性。第一、因為帝國主義間諜活動的課題，是以陰謀破壞收買毒化等為手段，以達到侵略野心為目的。而弱

小民族の間諜活動，無論其手段其目的，都不外以防衛祖國為主。所以弱小民族の間諜，比較上能夠在一種同情與贊助的空氣中，進行工作。第二、因為正義是在弱小民族方面，使牠對於間諜的徵募和動員，不僅有着全體愛國的本國人民作爲基礎，而且還有着具有正義感的國際友人，和帝國主義國內被壓迫階層的存在。所以其在間諜活動的範圍上，比較是更能普遍，更能深入。這兩個原因，不是各個孤立，而是互相關聯的。間諜工作，要能做到普遍而深入的地步，必需從國防的意義上出發。翻過來說，凡以民族自衛爲目的的間諜活動和反間諜活動，也必能獲致普遍而深入的發展。做到普遍化和深入化，才能算間諜工作真正被捉住和被強調，而這樣被強調的間諜工作，只有弱小民族能得到，所以也只有作爲弱小民族反帝國爭中之一種戰術的間諜活動，才能真正顯出牠的重要性。

在這裏，如果需要舉例說明的話，我想用不着旁徵博引，每個留心時事的中國人，都能從抗戰以來，中日間諜戰的活劇中，獲得深切的領悟和警覺的。我們已經知道，中國間諜發生最早，發達最遲，結果是衰落了。依理，應該不是日本間諜的敵手，這得從

是不可的時機，那便只倒楣，其敗無疑。然而事實則大不然。在戰前，中國的諜工，或者可以說自憐弗如，這也不僅是落伍的問題，主要是因為我們的國家，一逕是在「家鬼鬧家神」，把諜工的力量分散了。但到戰後，我們根據剪報工作或者根據眼見耳聞的許多事實，我們却不能不承認，中國的諜工已在抗戰過程中，獲得了跳躍的發展，迅速地增強起來了。牠不僅站在本位敵人的崗位上，對於敵人，採取了血的報復手段，發揮了空前未有的威力。而且在客觀的效果上，正與整個抗戰形勢，相互呼應，促其更走向勝利的前途。這在另一方面，便反映出敵諜的本質，如同敵軍一樣，原來不過如此，而我們的一切力量，却從對方一味祇知恃強蠻幹的壓迫下，培養鍛鍊成長而壯大起來了。中國的諜工，表現在這一點上，確實是特別的彰明較著。試讓我們對於戰後上海的中國間諜戰，仔細檢討一下，便可以明瞭了。

我們無法得到祕密的史料，只好拿大家都見到的事實來說吧。爲了易於理解，不妨按照中日諜戰的意義，檢出戰後二週年內中日諜戰的事實，用簡單的綫條，給牠劃分三個時期，逐一加以說明。

第一期，是日本特務機關，壓迫並引誘上海買辦階級，進行組織所謂「市民協會」的陰謀的時期。當國軍自滬撤退以後，上海的形勢立刻跟着變了。幾百萬市民驟然失掉政府的保障，就像死了爺娘的孤兒寡女，大都生活在悲痛與惶恐的情緒中，而作為上海社會骨幹的浮場紳士們，主要是買辦階級，也多半弄得利令智昏，不能自主。日本間諜便利用這一混亂形勢，憑其戰勝上海的餘威，採取了進攻的政策。一方面利用流氓，大量製造恐怖事件，謀使混亂的局面，更加混亂，以作為進攻租界的準備。另一方面，爲了鞏固佔領區域內的統治，更利用買辦階級，製造傀儡政權。但是這個毒惡的計劃，結果是完全失敗了。正當「市民協會」將要開幕的前一天，牠的籌備主任，亦即成立後的偽會長陸伯鴻，突被狙擊，壽終正寢了。與他同夥的偽委員們，從此便銷聲匿跡，關在家裏陰佛的也有，回到裏房唱戲的也有，實在被脅迫得無法隱避的，只好躲在高樓大廈的角落裏，躲過「代發派司」的差事。這一槍的意義，不是簡單地打死了一個漢奸，打散了一羣落水狗，而是打死了市民的一時的動搖，打瞎了買辦階級企圖以民族利益，換取帝國主義侵略的唾餘的空心眼。打在鐵釘上的立錫膏，這一槍便是打破了敵諜的陰謀。

第一期，是日軍的機關，既迫迫引誘中國封建殘餘，進行組織所謂「維新政府」的陰謀的時期。在這一時期裏，中日戰爭已然逐漸進入相持的局勢，於是日本軍閥不得不逐漸從戰略的進攻，而改爲戰略的防守；從繼續向所占領新的地域，而逐漸改爲鞏固已佔領的區域。日軍的這一戰略上的轉變，反映到上海敵軍特務機關的計劃上，加強向租界的進攻和扶植佔領區域的政權，便成爲必然的節目了。但是，敵諜這一次毒計的進行，也跟着改變了方針。他們察覺買辦階級，已經無可利用，乃轉向黑暗封建勢力下的所謂貴道會常玉清這些流氓，和一些封建官僚，分別導演着各種不同的傀儡劇。結果，表面上雖有一「維新之父」主演的人頭案，給日諜毒計以相當的滿意，而自「維新」軍政部長周風歧慘遭非命之極，僅存這點漏網，也立刻就幻滅了。「維新之父」駭跑了，遺下的孽子孽孫，只得拚旗息鼓，停止演奏，這是又一槍的效果。牠的意義，也不是簡單地解決了一個早就該死的封建餘孽，駭退了二夥沒有靈魂的傀儡，而是堅定了市民的民族信心，並從打擊買辦階級的盲從，進到消滅封建殘餘的反動的階段。站在露天的市場上講，這一槍的意義，便是打破了敵諜進一步的陰謀。

第三日，是日不特海軍機關，進行所謂「合流運動」，且陰謀的時期。在這一時期裏，日本軍閥對於軍事膠着狀態，感到極大的恐慌，而國際風雲的險惡，又在向着不利於侵略各方而變化。他們爲了挽救自己，可避免的厄運，無疑地更繼續運用着政治陰謀，來給軍事冒險解圍。於是便由日謀策劃將南北兩僞組織合併，樹立一個在他們自己的估計上認爲較有號召力的傀儡，一則藉以分化中國的民族力量，一則可以把他們的侵略戰換一個形式，減少日本在繼續作戰中的困難。關於這樣的人選，日謀曾以最大的努力去動搖吳佩孚，結果是：敗了。其後，有一個被誘的偉人，們乎是給土匪原獸化了。但不料日謀正慶大功告成之際，突然變作功敗垂成！日謀的陰謀到底是失敗了。這件事在上海中日諜報的檔案中，也許還算最鬧動，最引人注目的一幕，因爲實在太富於冒險性和戲劇性了。試想：那豈送禮同時也就送給的朋友，如：僅僅算得像報載爲愛國民衆，激於義憤一樣，那將怎樣解釋呢？那便是中國諜報，戰勝敵人的又一證明。

中上面所說，都是鐵一般的事實，是任何客觀的觀察者所不能否認的。而且這一切承認

，中國謀工作成這些成績，絕對沒有一地利」上的條件，如有，那是屬於敵方。一般人以為上海之抗日與壓迫抗日兩種相反勢力的鬥爭，尤其中間諜的明爭暗鬥，都是以租界來作爲一種緩衝的。其實，緩衝也帶必須具備遵守中立的立場，才有緩衝。但是租界怎樣呢？兩租界當局的那種一貫的迎合遷就和委曲求全的退讓政策，真是令人不平。他們容許日本憲兵和日領事館警察，會同搜捕所謂「恐怖份子」，他們任意引渡政治犯，遇着日方藉口租界裏漢奸被刺事件，向他們提出抗議的時候，他們就馬上動員警察，四出搜捕，鬧得滿城風雨，雞犬不寧。末了，兩工部局還會銜佈告，頒佈了所謂「緊急告示」，禁止市民的政活動。跟着就是限制報紙雜誌的言論自由，禁載中國政治團體及政府領袖的宣言和演講，並限制租界居民懸掛中國國旗。這種情形，在公共租界表現特別厲害，而其一張一弛，往往與中日間諜戰有着密切的關係，由於日方對於漢奸被刺案件的恫嚇一手造成的。租界當局雖然不知日本這種恫嚇，只是他們特務機關慣用的流氓敲詐手段，用意所在，不外藉口壓迫租界，擴大警權，以便日後進一步實現他們佔領租界的預定計劃。所以愈是退讓，愈是引起對方的侮辱，一記一記的竹槓硬碰硬來，以

致莫可奈何。最吃虧的雖然是中國人，但是上海市民却未曾因此就忘記他們的責任，或喪失他們的理智。在這上面，表現得更堅苦，更沉着，也更顯著的，當莫過於中國諜工的潛行活動了。原則上，他們的活動，雖是爲了中華民族的利益，同時也是爲了保障各中立友邦——特別是英法——在華的利益而奮鬥。但在事實上，他們在活動上所遭遇的困難，不僅是敵諜的壓迫，還有張伯倫的遠東綏靖主義和達拉第的殖民地政策，而且這些都是用着電椅和自來水龍頭來執行的！可是中國問題，却能認清在今日歐洲民主國家幫助中國抗戰的地方，還是多過於牠們所給與的妨礙，如果感情用事，與租界當局發生了任何的磨擦，只有使侵略者暗中高興，只是助長日諜策動的「租界攻勢」，只是爲日本奪取租界的陰謀造機會。所以他們是忍受了無盡的痛苦，抱定中國一句話：「冤有頭，債有主」，來作諜戰的方針，沒有自亂步驟，也沒有分散火力，卒以嚴密的隊伍，切實的工作，堅定不拔的毅力，刻苦的精神和犧牲的氣魄，而在極緊張極艱難的環境中，完成了反侵略反漢奸兩大任務下的本位救國天職。

一般說來，中國諜工在上海方面的潛行抗爭，是勝利了的，日諜吃癩以後所獲的教

訓，近來雖已「換湯不換藥」地改變了方式，企圖利用我們政治舞台上被踢出來的叛徒，來破壞抗戰，轉掉停戰的目的。但是觀察中國工黨發展的趨勢，我們深信他們是不會疏懈對於敵黨的追擊陰險活動的警戒，更不會放鬆對於賣國奸賊的幫兇行爲的打擊的。但是我們要問，中國工黨之過去的成功和將來的成功，究以什麼來作決定呢？這便是因爲弱小民族的工黨，比較帝國主義者的工黨，具備了更優越的條件的緣故。當然，從表面上看，大家都在挖害心思害害人，似乎談不到具備好壞條件的問題，但是等到做出來的結果，恰好是光明與黑暗，正義與邪辟，人道與獸道的鮮明的對照時，則人心一日不死，向背所趨，實勿庸我們多說。暴徒們每襲一家報館，那報紙的銷數，便日增萬份；公共租界某某高級警務人員，鑒於政治暗殺的不易防社，曾向新聞記者大發感嘆道：「在上海做報人，均要贊助作此舉之動搖」。這些，都是從相反的方面，說明這一事理之最確實的例子。同時，也說明了中國工黨之所以能夠發揮牠的偉大的效力，就是因爲牠把握住像這樣一人和一的條件而且予以強調。由這看來，凡是參加民族解放戰爭的革命鬥士，都該澈底認清：「問題工作，不僅對於帝國主義是重要，對於被侵略的弱小民族

尤其重要。但是要真正能顯出牠的重要性來，却不是帝國主義，而是弱小民族。中國工人對於日寇的勝利，是已足夠給予一切民族革命的工人，湧生新的自覺，新的情緒，和新的信心的！

第三章 間諜制度的演進

間諜活動，沒有一個嚴密而完善的制度，是難於奏效的。在古代，政治鬥爭的意義，不像現在這樣尖銳，範圍也不像現在這樣廣大，所以用不着特別樹立間諜機構和制度。間諜之設，不過附屬於警務和軍事機關，當一個偵探的候補，便已夠用了。但是今非昔比，隨着時代的進展，諜工的重要性日漸提高，於是爲了加強工作效果，不僅在事實上，各國都已有間諜制度的建立。而且制度的好壞，對於諜工的成效，更具有決定的作用。現代各國政府及主腦間諜機關，對於這點，莫不密切注意，隨時謀加改善。試就近代間諜制度的變革情形，檢討一下，便可知道牠是怎樣在發展着，演進着，並含有怎樣的意義了。

首先，我們來考察，間諜制度在組織方面，起着怎樣的變化。大概在本世紀初，各國間諜制度，多半還脫不了一種官僚主義。因爲官僚主義的主要內容是只求形式，不務實際，所以運用到間諜制度上面，便是鋪張和擴大，而忽略了精密和堅實。作爲領導核

心的中上層，對於縱的聯繫，當作例行公事，對於橫的發展，則視為浮誇的張本，於是間諜網儘管是到處佈滿了，但因內部的不健全，機構的不嚴密，往往間諜組織的擴大反促成間諜組織的破產。這種情形，從十九世紀末一直到第一次歐戰時，在歐洲各國所通行的「信箱」制度，便是最好的例子。這個制度採用的方法是這樣的：甲國間諜的總機關，對於派遣在乙國的間諜，統以一個人居間作為總樞紐，這個人便叫做「信箱」。

• 甲國給予所派駐在乙國的諜工人員的指示，都寄給或遞交這個人，按址遞送，而這些諜工人員的情報，也寄給或遞交這個人匯集轉呈。表面上，「信箱」所能知道的，只有人名和地址，此外全不會知道什麼，似乎佈置得已很嚴密了。其實，這就指導的方式來說，簡直是澈頭澈尾的官僚形態的暴露。牠只看清了間諜工作的經常性，却沒有看清間諜工作的突擊性，這兩者並不衝突，而且必須相輔而行。因為每個間諜對於上級指示之經常工作計劃的執行，應該靈活而不能死板，為了靈活，諜工的突擊性，就成為必然的現象。但像「信箱」這種制度，不但沒有注意到突擊工作的效果，而且恰好形成牠的桎梏。比方說，有一個間諜，他在進行經常工作時，因了情況關係，必須有所變更，但在

理更後，如不預備適當的時機，而自誤，以致突擊形式去運屏，結果驟的收穫，當然比較經常計劃所規定的工作來得更豐富，更有價值。但當每次他將這些寶貴的收穫投入「信箱」時，不是因為「郵差」脫班，延遲了時間，喪失了效用；就是因為得不着迅速的指示，錯過了機會，就誤了任務。他的自動的努力，突擊的功績，完全送給這個「信箱」——窒息死了，讓工作作用上的損失，當然也就難於數計了。

再就組織的活動來說，這種制度，只是從形式上着想，根本沒有考慮到「信箱」之可能的危險，這也就是說，完全忽視了間諜工作之不可獨斷的原則。間諜工作是時常處在一種戰鬥的情況中的，牠的環境往往非常困難，非常險惡。一個間諜如果藉口困難，使停滯下來，那便是沒有充分的積極性和不會工作。同樣的，一個間諜制度，如果明知險惡，而不嚴密防範，那便證明牠沒有充分的正確性和不善應付。像「信箱」這種制度，用在和平時期，即便沒有使諜工發生間斷的危險，值得顧慮的地方已經很多了。比方說，甲國在乙國設置的「信箱」，偶然不慎，露出一點馬脚，這對於甲國在乙國的整個的間諜活動，便會發生普遍而鉅大的影響，因為凡是與這「信箱」有往來的人，至少在

一個短時期內要被置於一種極尷尬的地位，不能照常進行工作。平時如此，若在戰時，危險便異常嚴重。戰時的諜工，已不只是短兵相接，而且是劍拔弩張在互相暗算，深入敵國境內的間諜活動，更需要機謹和嚴密，由於跟蹤一個線索，而牽動了房部或全部の間諜組織，那是絕對要避免的，但是，「信箱」制度便最易於招致這種禍害。第一、管理「信箱」的這個人，接觸的人太多，他本身既易引人疑心，而去聽信的人，如果發生問題，也足以牽動全局。第二、這種制度極易促成國外活動的間諜人員發生橫的聯繫，如果毛病不出在「信箱」裏面，只要有一個間諜被捕了，即小連累信箱，也有連累別の間諜的可能。在第一次歐戰開始的數星期中，德國間諜制度，首先就受到這種嚴重的教訓。原來德國在倫敦設置了一個「信箱」，他的名字叫恩斯特（Karl G. Ernst），是一個理髮匠，他原來是德國人，因在英國住了十六年，取得了英國國籍。這十六年中間，他一貫是擔任着德國在英國間諜的「信箱」工作，從來沒有被人發覺。技術是夠巧妙的，柏林間諜總機關或德國在英國的間諜們，只要到他開設的那個理髮店，刮一次臉，便算接上了綫，可以通消息了。但不知怎的，在開戰不久，這個理髮匠，便給倫敦

響拿一張拘票，根據國防秘密法令 (Official Secret Act)，把他捉去了。恩斯特被捕以後，「信箱」的祕密，完全揭穿了。德國間諜機關，若干年來的苦心經營，好容易在英國陸海軍根據地，安置下二十幾名間諜，不料就在他們需要最迫切的時候，一古腦地都被捕了。漏網的只有一個，那便是格蘭，他在德國間諜上寫道：

「在八月五日的早晨，（作者按爲一九一四年）我又到恩斯特的理髮店裏去，這該是說出我的真面目的時候了，或許他已接到關於我的特別訓令了……我已經坐在那個理髮店的椅子裏了，那學徒就來替我擦了一些肥皂沫。自然，當恩斯特轉過替我刮臉的時候，也更像一般理髮匠似地閒談着，而且自然他也要談到歐戰的問題……因爲滿臉的肥皂，我是不大便當談話的，但我讓他漫談着，這樣我想等到一個適當的時機，在他的學徒不注意時，就可低聲告訴他一些話……但是那個時機沒有來，反而忽然那扇理髮店的店門，猛然推開了，有三個穿便衣的人站在那裏，不用說他們就是警察了……恩斯特裝出一種極可憐的樣子，因爲覺得無顏再這樣下去，他就聳了一下肩膀，伸着雙手暗示地叫人把手銬帶上。」

恩斯特是被捕了。路瑪幸而「只刮了半邊臉」，還來不及「低聲地告訴他一些話」。不然，也就成了一齣戲中的一個預定演員」。陪着他的二十多個夥伴，一起吃官司去了。他真是萬分的僥倖，却也萬分的危險，所以他說：「恩斯特的被捕，對我是個永不磨滅的教訓」。什麼教訓呢？「我用「信箱」制度來作傳遞情報的方法，早就缺乏信任的，這一點已經有事實證明了」。爲什麼呢？「假使恩斯特被捕了，這就差不多等於把整個機關都破滅了。況且假使警察方面知道了恩斯特在機關中的地位。（顯然他們業已知道了。）這就等於我們每個人都被揭穿了。事實上，他們都在和恩斯特同一日子被捕了」。這麼說來，信箱制度的不可信任，並不能看作簡單的「傳遞情報方法」的錯誤，而應視爲嚴重的間諜制度上的組織問題了。路瑪在戰爭與間諜上，對於這件事寫道：

「因此，在大戰開始的時候，德國在英國的間諜機關，一點也沒有發生作用。這是戰爭開始時德國一個最大的失敗。要是沒有這一次破獲，歐戰開始時的局面，也許是另一個樣子，也未可知呢？」

由此可見，這一個教訓着實是不可磨滅，意義太重大了。近世各國間諜機關，莫不改變這種間諜制度，雖不一定是根據同樣的經驗，但是顯然已經受着此一影響，大都認定像那樣規定着組織上活動方式的間諜制度，已經運用不靈，不能適合時代要求了。

代替舊制度的新辦法，便是高度的集中性，即在組織的活動上，雖的關係，絕對集中，橫的聯繫，斷然排除，凡是比較重要的間諜人員，都歸間諜總機關，直接聯絡和指揮，在特殊的情況下，如果需要中層的存在，至多只能讓牠知道上和下，而不能讓牠知道左和右，近世各國國外的間諜工作，大都直屬於海陸軍總參謀部，受其支配，便是這種集中制度的實踐。牠在事實上表現出來的效果：第一是保證了間諜組織的完密，破獲極不容易，即便破獲了，也不致有廣泛的影響，因為大家都是直屬，關係非常簡單，而在某種意味上，簡單就是嚴密。這樣如果仍舊不免鬧禍，那麼，被破獲者，吃虧的只是他自己，是無從發生連累的。第二是可以儘量的發揮諜工人員的自動性和機動性，做出意外的成績來，因為正確的集中制，不但不會限制下級執行者的自動，而且牠本身必須憑着這種自動性作基礎。集中制的這些優點，無疑地就是信箱制的缺點，但這並不是說

前者便是一種完美無缺的制度，牠也有牠的短處。比方說，組織上的集中，便意味着運用上的困難，至於活動上的機動，雖然補救了呆滯的毛病，却也有鬆馳和放浪的危險。因此，現代間諜制度，就中主義只能做到代替信箱辦法，而不能做到取消信箱辦法的地步。縱長觀些，現代各國間諜機關，採取集中制度，並不一定就廢除信箱制度，反之，多半仍舊保留牠，作為一種權宜或補充方式來應用。這一點，是需要特別指出的。

上面已將間諜制度在組織方面的演進情形說過了，其次，我們便要着眼於動的方面，去觀察間諜制度在間諜的運用方式上，有着怎樣的發展。大抵，諜工人員的運用，不外兩種方式：一為僱用的，一為自願的，二種做訓練的。這兩種間諜，在性質上有着極大的區別。前者多半帶着勉強の意味，後者的性格則較純潔嚴正。這種區別，給予諜工的成效，也隨之有高下之分，未可同日而語。歷史上的間諜，訓練的少，僱用的多，這是政法環境使然。在古代，沒有劇烈的廣大的政治鬥爭，用不着訓練這種志願軍，臨時有事，隨時僱用已足應用。在現代，經濟的擄取和政治的壓迫，使人民對於政治，由冷

淚而厭棄，寫一張選舉票，有時都極勉強，誰還願意做間諜呢？然而，近代各國需要間諜，如同一個需要他的耳目一樣，耳目不可一日無，一日瞎，間諜亦不可一日無。但是大家都不願幹這種政治冒險工作，怎麼辦呢？當然只有用着種種手段，僱人來幹，強迫人來幹了。現代鬥爭範圍擴大，間諜僱用的範圍也隨着擴大，同時，現代鬥爭白熱化，臨陣抱佛腳招僱應用是不中用的，必須預先準備着，因此，現代間諜往往弄得僱用與自願，難於判明，除非經過嚴重的試驗，就是連間諜主持機關，有時也分不清。當第一次歐戰前，歐洲各國便早已在其假想的敵國，派遣了大批僱用的間諜，並在敵國境內，僱用了許多間諜。在和平時期，因為工作容易做，也沒有大危險，他們都很賣力，做出來的成績，有時連自願的間諜，還趕不上。可是一到大戰爆發，作為僱用的原動力的金錢或壓力，立刻作祟起來，僱用間諜跟着便出了原形。這種情形，在當時各國僱用的中立國間諜，表現得最顯著。他們多數是左手收進協約國的錢，右手賣出同盟國的情報。反之，右手收進同盟國的錢，左手便賣出同盟國的情報。所謂情報，其實就是當他們收錢的時候，同時收到的命令和指示，只要轉手之勞，根據這些命令和指示，穿插一點

，杜撰一番，便成爲交易的貨色了。結果，交戰國的任何一邊，都得不着他們的益處，而反作益了他們。例如，在一九一五年，英國曾花費了鉅款，僱用若干間諜，偵查或購買德國阿尼林化學品的製造祕密，後來祕密是買到了手，但因轉轉僱用，經過許多間諜窩目，祕密變成公開，實際上英國白花了大宗款項，造成了間諜們發財的機會。因此，戰後各國間諜總機關，有一個共同的經驗，就是間諜這門行業，寧願自己去幹，不願僱人來幹。這並不是爲了經濟關係，而是吃夠虧上夠當所得的結論。但是怎樣去找這些自願做間諜的人呢？近世各國競相開辦間諜學校，其意便在訓練和培養這種自願的間諜。說到這裏，便須更深一層來探究。僱用間諜的不可靠，促成了僱用制度的改進，這在整個間諜制度發展上，不僅是一種必然的趨勢，而且爲一種重要的階段。但是，間諜制度進展到這一階段，不是隨便什麼國家都可順利地向前發展的。儘管經驗證明，僱用的結果，往往只是反被利用。儘管千方百計來培植間諜志願軍，企圖從根剷除僱用制度，但是僱用制度的社會基礎，沒有動搖或改變。牠就會永存。在這個基礎上面，屹然不動的。即如，帝國主義國家需要間諜活動的，經驗使牠更需要自願的間諜活動，但是事實

上，無論如何，終歸是辦不到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帝國主義國內被壓迫的人民，不容易應徵受訓，接受間諜的陶冶。化不願為自願。至於運用國外的人民做間諜，除了威脅利誘使其受僱以外，尤其不會有更好的方法。由此可見，僱用制度對於帝國主義的間諜活動，真是一種不治之症。牠的毛病，生在帝國主義的全體系的裏面，無法治本，治標當然也是徒然。就日本間諜制度說吧，牠早就打算拋棄僱用間諜，訓練自願間諜。爲了達到這個願望，牠國設了許多秘密學校，培養這種人才，而且在普通教育方針上，從小就去養成兒童們的「團體智能，在小學校裏，教師常常教導孩子們說：「凡是你們覺得可疑的事情，就應該立即報告附近警察」。這樣，應該僱用制度，可以消滅了。其實不然，爲了帝國主義間諜活動之手段上的必要，爲了徵募的不易和訓練的無效，反加強了僱用制度的運用。日本在中國的間諜活動，大多利用漢奸和假手於白俄或其他國籍人，便是事實上的證明。同時，日本在中國的間諜活動，『舞台傀儡，不一而足』，也就成爲必然的現象。日本佔領「東北」後，『范士相的故事』便是一樁最顯著的證明。他在日本在華的間諜活動上寫道：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四日，一個日軍少尉和一名軍曹到我家裏來，那少尉用英語對我說，日本特務機關長土肥原大佐要和我談話。他向我鞠躬，一連三次，其神氣使我知道這項邀請，實際就等於命令，不過，我還想確定一下。」

「勞閣下的福，請報告土肥原大佐，我吃過中飯就去拜訪他。」

「那少尉又鞠了兩三個躬，於是又用日本傳統的恭敬表示，低聲下氣的說：『大佐要你馬上就去，我有事等候着，我當奉陪你去。』」

「給我猜着了，這是個命令呀！」

范士柏終於被遷去會土肥原了。土肥原向他感嘆道：

「過去有好幾次，日本軍當局向你提議離開中國情報處來加入我們，你總是拒絕。但是現在形勢已經改變了。我不是請你加入了，而是告訴你，從今後你得爲日本效力呀。我知道如果你肯做，你能做的事很多，而且會做得很好。反過來說，倘若你所做不多，而且做得壞，那就是你不情願做。……范士柏先生，這是戰時，是否已宣戰，那是沒有差別的，你若企圖逃走，便算是臨陣脫逃，我們對於私逃

是處以死刑。倘若——是獨個兒——在滿洲和蒙古僅有朋友，我認爲你要上中國本部去，是輕而易舉的事。但你是有家眷的，一家五口想逃過滿洲和蒙古的大山嶺，那絕對不是容易的事，你是懂得我的用意的。所以催我勸你多打起點精神來，死心塌地的好好去幹，你就不致後悔了。……我不是聘請你，范士柏先生。我是命令你，理由已向你解釋過，我想是用不着再費力來解說了。」

於是范士柏又被追而受僱用了。但在四年半後，他逃走了。日本駐「滿」的間諜機關，如果比做一個住家，他在這個住家的僱用期間，唯一的勞績，就是給他完成了一部男盜女娼的家譜，并向世界宣布了。這點勞績，也就是他對主人的報酬。爲什麼呢？原來是：

「日本人強迫我毫無意義的替他們工作了四年半，他們相反地倒搶去我至少值五萬元的產業，把我的家屬當囚犯一樣拘禁了六個月，有三個月竟把我的妻子關入了暗無天日的土牢中，你想這種毫不能反抗的搶劫侮辱和狂暴，是一個血性男子所能忍受的麼？日本人的諾言，我看來毫無信義；他們的威脅，我也始終不會懼怕。」

我感着我有責任來完成這工作，沒有什麼可以阻止我的程序。在日本的狐度下，已被迫幹了不少違背我良心的慘事，我現在爲了贖我過去的罪惡，爲了替一般仍在最野蠻壓力生活下的犧牲者作呼號，惟有把眞像來告訴給世界，這就是我的答復。

這一故事，證明了帝國主義的帶露活動，雖不開僱用制度，而僱用制度的不可靠，免不了教帝國主義睜開眼睛明吃虧，這是沒有辦法的事體。另一方面，訓練制度是比較進步的，但是這種進步的制度，顯然只有在弱小民族的間際機關採用時，才能藥到病除，立見功效。所以間諜制度演進到動的方面，不僅提供了一種較好的方法，而且是弱小

民族羣工的「帖與齋劑」。

第四章 諜工三部曲

大抵間諜工作，可以分做三個步驟：第一是掩護，第二是情報，第三是傳遞。這三個步驟，不是各個獨立而是關聯的，必須相互爲用，間諜工作才能遂行。一個間諜，在他的實際活動上，如果沒有隨機應變的適當掩護，他不但不能探得任何情報，而且必然形成被注意的對象，自陷網羅。同樣的，如果他探得了珍寶實情的情報，而沒有迅速和穩妥的傳遞方法，那麼，他的努力便等於白廢了。反之，能夠染上適應環境的保護色，使人不懷疑也不注意，那不僅在開始工作時，不會感覺得「起頭難」，就在進行工作過程中，也可能一帆風順。同樣的，能夠將探得的情報，很快地傳遞到上級人員，而絕不露出「點破綻來」，那麼，間諜的任務便算完成了。一個間諜必須把這三步工作完全做到，才能發生作用。這三步工作之中，情報工作是主體，因爲他是諜工的基本任務。掩護到傳遞，一是實現情報工作的先決條件，二是完成情報工作一個必要手段。但是作爲諜工之基本任務的情報工作，並不是怎樣艱難的事；尤其在戰時，敵國境內，一切表面的事

象，都和軍事行動有關，隨時隨地都可探得有價值的情報，困難的就是情報工作的前後兩步工作，不容易做得好。做到第一步，才有第二步，但是這兩步都做到了，並不能保證第三步不失敗，所以還必須做到第三步。要是第一步做不到，那等於情報採集的流產，如果做到第一步和第二步，僅只做不到第三步，那不僅是流產，而且簡直是破產。我們研究醫工，應該把他所包含的這三步工作，認識清楚，但僅止這樣說明了牠們的連環性，還是不夠的，必須更進一步，說明牠個別的作用和作法，然後才能知道。怎樣去使這個連環扣合，完成醫工的任務。現在我們分開來講吧！

首先談掩護。一般人通常稱間諜為神祕人物，所謂神祕，便是掩護的妙用。這也就是說：一個間諜，爲了工作，必須徹底把自己的真面目隱藏起來，做得神不知鬼不覺，一直到死，這是謎樣地使人莫名其妙。要做到這樣，當然不是簡單的事，而需要一個長期的實踐過程。這裏主要的包含有三個階段，而每一階段在實踐上，都不可稍微差誤或疏忽，這定應充分了解的，我們就從理論與事實方面，加以解說。

第一階段是掩護的成立。這就象徵，當一個間諜開始工作的時候，首先要針對對象

觀的力謀，以求與客觀的環境相適應，即要先對鏡子照一照，將自己的個性與環境相適應，社會經驗以及脾氣和嗜好等。看個明白，然後在自己的能力範圍以內，去找一種適合的掩護。獲得了掩護之後，便應把工作環境在大體上認清，且相當地估計到這個環境之可能的發展或改變，亦即對環境上的種種困難預先要考慮到。客觀的環境是千變萬化的，但是一個間諜只要能把握住當前的現象，就不難把未來的情況猜測一個輪廓來，有了這個輪廓，應付突來的困難，便不致臨時倉皇了。但是這兩種估計，却需用一樣的尺度，即客觀環境要憑着最大可能性的看法，主觀力量也要憑着最大限度的打算。這意思就是說，掩護不是逃避，也不是要將自己藏進象牙之塔裏面，他只是爲了特殊工作而必須覓求的一種工作場合或方法，他是需要一個間諜以最大程度努力去爭取的，換言之，亦即掩護的成立是要靠間諜的奮鬥才能獲得。舉個例說，在第二次歐戰剛起的時候，德國駐在比國の間諜機關，派了一名間諜冒充荷蘭人，到英國去刺探海軍調動的消息，這個間諜名馬喀斯（Gordon Marks），他是太不自量了，甚至忘記了他在什麼環境之下，幹的怎樣的事，他帶了一份詳細的訓令和本當作密碼通信的看真冊，就毫不

介意地放在衣箱裏，一到英國口岸就被人證俱備之關進監獄了。這是不知掩護的善處。另外一個例子則恰相反，那是格蘭。他也是一名德國間諜，但他却活躍於英軍前綫四年之久，建了極大的功績。在戰前的一年，爲了工作，他便開始創造一種新人格，將自己的姓名換了，並利用他的親屬關係，改入英國籍，考進英國某著名大學念書。在校裏，他是一個用心的學生，又是一個體育健將，凡有辯論會足球賽唱詩班，都少不了他，但他並不炫耀，過露鋒芒，只要使人不懷疑他就夠了。翌年戰起，他便在倫敦警察局的招兵處應徵入伍了，他投入輜重部隊，爲的是活動範圍較廣，探探情報的機會較多的緣故，他奉命做一個輜重部隊的機械運送員，隨又靠着他的熟練的司機技術去投考，旋被錄取，不幸當他奉敵坊上峯命令幫助考試司機時，他突然被一個拙劣的應試人輾傷了脚，使他失掉了機會，司機位置爲人代替，不能隨軍出發。但在他治傷期中，他接識了一個英國中士，他出以計諺和賄賂的手段，竟使這個中士上了圈套，不自覺地給他介紹爲英軍參謀官當汽車夫。這樣，他靠着自我能力的認識，和應付環境的機動性，獲得參謀官的信任，奠定了掩護工作的基礎。但是這并不是英國人成全了他，而是他的努力成全他自己。

，要是他對於當前環境的觀察，不是依據實在現實可能性的作爲標準，他雖大而復微地獲得這個位置嗎？要是這個位置，超出了他的能力範圍以外，他可以愉快地进行着他的暗面工作嗎？要是他使馬嘔氣，豈不早就失敗了嗎？

第三階段是秘密的矛盾性。這就是說，一個國獲得掩護，決不能以此爲滿足，必定要包括着極機警極靈活的表现方式，才能保住自己面目，始終不致曝露。否則，不能隨着環境的變遷，易其掩護的方式，或是着眼大處，忽視了小節，那都是要不得的。因爲掩護本身的任務，存在着一種矛盾：牠一方面使人將面目隱避起來，一方面又使人不得不出頭露面去活動，這是互相抵觸，而又互相需要的。一個國家的掩護工作，如能做到排除抵觸，補充需要的程度，矛盾便意味着進步與發展。不斷的矛盾，便是不斷的進步和發展，反之，抵觸隨牠去，需要也不管，這種矛盾的存存，對於譯工的掩護，簡直是致命傷。這種史例，不勝枚舉，隨便舉兩個作爲說明。如在前次歐戰時，德國派了一個荷蘭人到巴黎工作，荷蘭人當中的立國，這便是他的最好的掩護條件，但是本因爲了開展工作，交遊不慎，偶然喝醉了酒，洩露自己的秘密，以致被刺死了。這便

惑且相矛盾的害處。又如有一個法國間諜，冒充德國某大公司的推銷員，去德國慕尼黑探聽消息，後來因為在一家飯館裏吃飯，對於侍者的態度過於謙恭了些，引起侍者的疑心，報告警察把他捉住了，這又是不善於運用掩護的矛盾關係的害處。他曾充敵國的商人，把自己說護住了，但他却忽略了，應當隨時留神，把自己掩護起來，不露出一點破綻。這也就是說，因他在掩護工作的發展過程中，沒有從小處望大處，用變勢制劣勢，所以也不免於失敗了。

第三階段是掩護的活用，這是必須通過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的實踐，才能完成。假定有一個間諜，對於客觀環境的詳細分析和主觀能力的徹底估量，找到了一個很好的掩護；又假定在掩護工作的發展過程中，他能順利地解除其內正的矛盾和意外的挫折，那麼，根據這些經驗的整理，參酌當前環境的估計，然後在其能力範圍內去進行工作，這便促成掩護工作發展到更高階段——即第三階段了。在這個階段上，只要他的活動不超過能力範圍以外，便可隨遇而安，無所不宜了。不僅形式上可以做到「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就在實質上，做了販夫走卒，再扮惡官貴人，也可以措置裕如。這是掩護的

又多才多技的間諜，必能達到這一階段，充分發揮間諜工的效果，那是毫無疑義的。因為這是辯證的發展，是由「正」經過「反」而至於「合」的總結，是一個優秀間諜勇往直前，而不可阻逆的趨勢。

掩護談過了，再談情報，這是間諜的基本任務。探探情報，非用間諜不可，間諜之為間諜，也就靠在這方面見長。通常一般人稱間諜為情報員，便是這個意思。因為就工作性質上講，間諜和情報員，實在是一而二、二而一，不能分別開來。一件有價值的情報，決不會隨便洩露讓大家公開知道，是必須用間諜去偵查的。同時，一個間諜，如果離開了情報工作的崗位，那便不成其為間諜了。間諜和情報工作的關係是如此，而情報和政治工作的關係也是如此。情報是政治的測量器，在平時，根據情報的材料，可以觀察國內外情勢而知其演變。在戰時，牠便終於是軍事上的千里眼，一望即知敵國軍情的大概。平時的情報工作，在本旨上和戰時一樣的重要，因為牠的主要意義一樣是提高政治的認識和發揮軍事的效果，不過在工作的程序和方法上，到了戰時期進至緊張的狀態。

罷了。

間諜的政治生命，繫於情報工作，情報的政治作用，則繫於間諜活動。一個間諜，應該怎樣活動，才能獲得有作用的情報，而去充實他當做生命線的政治意識呢？這是要按着政治形勢及戰略的不同去分別規定的，而且這些規定，又往往不是呆板的，而是隨着局勢的變換而隨時更動其工作的形式與內容的。我們不想在這裏列舉一切應付各種不同環境的情報工作方法，這是沒有必要的，因為我們認為在情報工作的進行中，只要掩護妥當了，便不會怎樣困難。這個原因，簡單地說幾句話，是現代社會組織太不合理，也就是不夠嚴密。各種各樣的情報，自然會從社會分化的裂隙中鑽出來，攪進間諜的腰包。作間諜的，能夠做到不露形跡和不動聲色，有時不勞而獲，也算不了奇事。這話應作兩種解釋：一是比較的說法；一是指示出一個頂重要的注意點，就是在社會分化最激烈的帝國主義國家，情報工作是必然處於劣勢的地位，但是，這却不是說情報工作的過程，無論在什麼場合，都可進行無阻的。

上面說過，情報工作的方法是要看環境去決定，我們不能一一加以說明。但是在原

則上，存疑處必須注意的要點，是不能放鬆的，情報工作如能做到這幾點，任何艱難複雜的過程，也會一步步的平易，一步步的擴大。否則，即使有了萬全的掩護和周密的傳遞，而情報究竟有無所獲，也只是碰運氣了。現在我們且將這幾個重要之點，分別予以闡明，並舉實例，以爲引證。

第一是真實性。這就是說，情報需要真實，才能幫助我們對於國內外情勢的瞭解，反之，不真實的情報，是會影響我們對於一般情勢的認識的程度的。若在戰時，那更危險了。說不定會被牠導入敵人的陷阱，招致慘烈的潰敗。近代間諜機關，爲了探悉正確的情報，大都俯躬親自出馬去搜尋，而不願假手於人，購買現成的情報。這便因爲一切現成購來的情報，往往是不真實的。例如近年出現了一個國際間諜團，牠不屬於某一國家或某一政府，而是一個擁有幾千名間諜，隨地潛匿於世界各地的獨立的間諜機關，牠們的行動完全憑金錢所驅使，牠可以一面探聽德國的防務，去探聽英國的國防情形，而另一方面領取英國的津貼，去探聽德國的國防情形。各國政府爲了預防發生事故，可以避絕責任，常常不得已而利用牠。但是這些作爲商品販賣的情報，因爲要通過交易市場，祕

密變成了公開；而且出賣情報的人們，因為要抬高價格，真實變成了浮誇，也就成爲必然的事了。於是凡是上過幾次學的，再也不敢再照顧這個國際間諜團，大都認定真實的情報，要以自己去探探爲上策。但在相反方面，今年好萊塢二十世紀福斯公司產出了一部關於間諜活動的影片，名叫「西線無戰事」(Lancey Slay)，却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部片子演出第一次歐戰時西戰場上英國的間諜活動，完全是當時的事實，故事是這樣的：英國海軍情報處，派了一名精通水術的間諜，潛入海底，偵察被擊沉的德國潛水艇。這個間諜的使命，原來只在調查德國潛水艇的構造和性質，以及內部所裝置的新式武器，不料他除窺完成了使命，還獲得許多意外的收穫，其中之一，便是著名的「齊茂門電報事件」，齊茂門 (Zimmernann) 是當時德國駐新大陸的外交代表，所謂「電報事件」就是他有件密電給美國外長，主張和墨西哥議判條約，訂結德墨同盟，企圖利用墨西哥，擾亂新大陸，使美國有所顧忌，而不敢參加歐戰。這樣一個重要的密電，居然被英國參謀本部，根據從德國潛艇中得到的密碼，截獲並破佈了。於是直接促成了威爾遜總統參加歐戰，間接使德軍爲協約軍擊敗，而結束了四年來的戰局。在這一件事件上，

我們可以看出，情報的作事固然有時比較飛機大炮的威力還來得大，但是必須要貨真價實的情報才能奏效的。

第二是周密性。這就是說，情報需要周密，才夠得上作一個政治的測量器，零碎和散漫的消息，不難從社會事象的觀察上，和報紙雜誌的記述上，獲得參考的資料，出自間諜之手的情報，不應該這麼簡單。就偵查言，應該求其周詳澈底；就情報言，則須求其機密珍貴。比方說，在戰時偵察敵方的情報，凡與軍事有關的一切表面情況，就該讓給新聞記者去採訪報道，間諜的心思上却要用到這些情況的裏面，暗面或反面去。如各國平時的工廠，一到戰時大都改爲軍用，報告何時何地某種工廠改變了用途，雖然也是一個間諜應盡的職責，但是他的職責的限度，却不應止於此，而當深一層地查明這個工廠改爲軍用以後，究竟是在生產軍用品呢，還是用作化學製造廠。如果連這點起碼的限度，還不能超過，間諜的情報和新聞記者的消息，有時便無從分別，情報降級爲普通消息，間諜還得改業才是，不然，那就太低能了。記得在我國開闢運雲港時，有一個和尚，每天在海岸釣魚，態度非常閒適，等到築港工程告成，和尚不見了，但在日本，已有

連雲港的詳細地圖出售了。後來講者揣測，大概連雲港的形勢和深淺，都被這個和尚釣而沽之，機密部份，已經存入日本海軍參謀部的檔案，公廨部份便印出來販賣了。試想，不管這個和尚是日諜還是漢奸，他若僅僅報告開港的消息，日本間諜機關，除了知道有這麼一回事以外，還能獲得些什麼呢？同樣的，如果當這次中日戰爭沒有爆發之前，我們已經清楚地認識了這個危機的到來，早日多派這等和尚潛入敵境，刺探一切關於牠的軍事祕密，那麼，即使不能延緩這次戰事的爆發，讓我們獲得強化軍隊，鞏固國防的餘裕，至少也可以使敵人的軍事進攻更加上若干困難。

第三是具體性。情報的真實和周密，是不容易同時做到的，但却也並非不可能。一個間諜，在情報工作的進行中，如更懂得如何克服趨易避難的傾向，便當注意到情報的具體性。這就是說，遇有困難，不能完成一件周密的情報時，就要選擇其中重要而具體的事象，作為情報工作的目標，聚精會神去從事搜查。因為第一，前面說過，間諜工作是不可間斷的，情報是諜工的主體，當然也不可以一日鬆弛，一刻間歇。第二，具體報道的積累，必然形成一件完善情報，所以情報的具體性，不是周密性的對立，反之，正

是繼的完成；二者不相抵觸，而相依存。比方說，我們要偵察敵軍的活動和佈置，僅以誠軍事的情報課題而言，粗略地說來，就有不少的項目：如（一）敵軍戰略，像牽制防禦及進攻策應等等。（二）敵軍部隊的種別、類別、番號、編制、成份、配備、作戰力、戰鬥情緒以及特長和弱點等等。（三）調動和運輸狀況、給養情形、防禦建築、彈藥補充，傷亡統計及招募訓練等活動，顯然，僅是這些項目，已夠繁重了。但是周密地說來，若凡與敵軍有密切關係的政治經濟等活動，都應屬於一個間諜偵察的範圍，那將怎麼辦呢？這樣繁重的担子，是一個間諜所能擔負得起的嗎？我們的答復是肯定的，不過有一個條件，就是必須這個間諜澈底瞭解情報的具體性的意義，而竭力求其實踐，因為在這實踐過程中，有時不必逐一做到，也就完成整個的任務。路威在戰爭與間諜上，曾述及這麼一件史實：

「當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四日，德軍第一次用最新發明的遠距離大砲，向巴黎發彈，那時法軍就靠了情報人員的得力，才緩和了敵軍的重大威脅。因為在當時，巴黎雖時刻防備敵軍飛機和齊柏林飛機擲彈轟炸，可是德國陸上砲火，能夠轟炸巴

巴黎城內，却完全出於法國的意料之外。原來當時德軍最前線的戰壕，距離巴黎還在約十五公里之外，到那時為止，沒有一種大砲能夠有這麼遠的射擊距離。因此巴黎人心大為恐慌，以為德軍已攻破了聯軍的最前防線，快到巴黎城外了。其實德軍遠距離砲的砲位，離巴黎還有一百二十公里之遙。法軍飛機經數度偵察後，已大約測得了遠距離砲的所在地。就用飛機和砲隊猛力轟炸。可是單憑天空偵察，究竟不能準確測得砲位所在，於是法軍就募集志願偵察員去實地偵察。當時應募的人很多，選了其中最好的四名，乘黑夜潛入德軍陣地。其中一名就一去不返，可是別的三名，却於一星期之後，由飛機接了回來，對於德軍遠距離砲的確實位置和移動情形，以及其口徑，角度，彈藥重量，發砲情形都有詳細的報告。這些報告由情報員轉送給協約軍專家研究了以後，協約軍方面不久就製造了同樣遠距離的大砲向德軍後方射擊。雖然，因為德軍的遠距離砲護得很巧妙，始終沒有被協約軍轟毀，但是過了幾天以後，巴黎的人心恐慌，却緩和下來了。」

這件事證明了情報之具體性的重要和必要。試想，當時法軍如果忽視了偵察德軍大

確情形的這種具體性，也許巴黎的精華都被轟毀，甚至法軍不得不移隊退守了。同時，當時法軍間諜如果不能完成這種具體任務，協約國那能做製同樣的大砲，予以反擊，轉危為安呢？情報具體性，其作用之大，由此可見一般了。

最後，要談到情報的傳遞方法，這是間諜工作最後的一步，也是最難的一步。通常間諜機關或間諜人員被破獲，十九是在傳遞情報的時候。一旦敗露，任憑怎樣妥當的掩護，怎樣珍密的情報，都等於徒勞了。間諜因此喪命，更是常有的事。所以，在整個間諜工作中，最要注意的是傳遞情報的方法。一個間諜必須要在傳遞這件事上，常常挖空心思，想出許多新奇的方法來，使他所探得的情報透過對方的耳目，送到上級機關，這樣才能完成他的任務，確保他的安全。否則，「賠了夫人又折兵」，必然弄得前功盡棄，後悔不及。

過去甚至現在，世界各國的間諜機關，通用的傳遞情報的方法，約有兩種：一種是利用傳信鴿，即在間諜潛入對方，從事搜索和偵察任務的時候，可隨時用傳信鴿與上級機關通訊。這種傳遞方法，在戰時用途最大，而且確曾建立過殊勳。如普法戰爭時，法

國巴黎陷於重圍，幸賴傳信鴿帶信求援，始得突圍而出，便是一例。不過，隨着時代的發展和科學的進步，這種奇蹟已不多見了。近代戰爭，幾乎任何方面的軍司令部，都頒布命令，凡是看見天上有鴿子飛過，就要開槍打下來。假定憑着鴿子的敏感，僥倖逃脫了槍彈的射擊，還有一種新發明的科學捕鴿法，那簡直是傳信鴿的制命傷。這是利用廣播的電磁輻射去阻擾傳信鴿的飛行。據說只要設置一座廣播電台，橫在鴿子的飛行路線上，即使受過嚴密訓練的鴿子，也會因此迷途，被迫落地的。鴿子飛到現在，既有不能飛或飛而被擊的危險，當然牠的「傳信」作用，也就今非昔比，大大地減退了。

另一種通用的傳遞方法，是化學顯現法。即先用一種祕密的隱跡墨水，寫成情報，再用一種約定的化學反應方法，使牠顯現出來。祕密墨水的種類很多，反應方法各各不同，也極複雜，但在使用上，最普遍並且最便利的，大概不外下述五種祕密藥水，和用焙烘與用硝酸銀的兩類顯現法：

一、牛乳與檸檬汁 在牛乳與檸檬汁中，含有許多對熱很不安定的成分，因此用這種液體寫成的祕密信件，一經用火焙烘時，所有不安定的成分，就會在紙質變

生變化之前，變成褐色而顯現出來。

二、漂白劑——漂白劑寫成的信件，一經焙烘，其中的硝酸就會發生使紙質之纖維縮短或重發生變化的作用，因此顯現黑色，

三、漂白劑——漂白劑寫成的信件，一經焙烘，其中的硝酸就會發生使紙質之纖維縮短或重發生變化的作用，因此顯現黑色，

四、食鹽水、尿、唾液 若在食鹽水中放入硝酸銀的溶液，就會有白色的氯化銀的沉澱物，這種白色的沉澱物如遇日光照射，能變化而呈紫色。凡是含有食鹽的液體，都可作同樣使用，如尿和唾液等，也可以作秘密墨水寫在紙上。然後將硝酸銀的溶液塗在紙上，置於日光下曝曬一下，則有鹽分的部分，就會起變化而呈褐色。

五、酸鹼之指示藥 酚酞 (Phenol Phthalein)，剛果紅 (Con go red) 等，都可因酸

，驗的作用，從無色變成有色，或從某一色變成另一色。因此若當作祕密墨水來寫信件，也能獲得同樣的效果。

以上所說的祕密墨水，因為容易顯現，也就容易被他人發覺。爲了補充這個缺點，所以在使用時，都將這些溶液的濃度稀釋至最小限度，同時寫的技巧也愈來愈妙，大都用密碼暗號代替文字，寫在「表面文字」的字裏行間，信封的內側，郵票的背面，或將一張明信片剖成二張，把報告寫在剖切時一面，寫成以後，仍貼合爲一張，不露痕跡，有的甚至不使用紙，把文字寫在皮夾的夾層，手帕領帶襪子等處。又因爲製造祕密墨水須用各種複雜的藥品，爲攜帶這些藥品便利起見，大家也想盡方法使能避免敵人的注意，或將原料裝入香水瓶中，或裝入牙膏罐中，或將領帶，襪子等，用原料的液體浸過，至需用時再以此浸出。

但是，儘管寫的技巧，日新月異。儘管祕密墨水也有一日千里的進步，都已改用各種複雜的藥物製成，而對於普通的試藥，絕對不具任何反應作用。可是察看祕密信件的方法，也正以驚人的速度向前飛躍着，發展着。近代書信檢查制度和光學的新發明，顯

然已使一切秘密悉數洩信法，曾遇到一個不可挽救的打擊。一則是遇有可疑的信件，便予扣留；一則是不用化學反應，而藉X射綫和紫外綫，便可不勞而獲地察破究竟了。

由於間諜戰的愈趨愈烈，情報傳遞的方法，也愈演愈精，別說一切老辦法已經不通，就是張揚蕩慮應出許多新奇的方法來，經過迭次的使用，也是一樣的。不通。因為倘使有一次被敵人察覺而自己還不知道的話，便有兩種危險：一是敵人利用這種機會，製造一些似是而非的情報，進行反間諜工作；一是敵人根據這種綫索予以破獲。這兩種危險，必居其一，甚至二者先後發生，也說不定。裕蘭在他的間諜活動史中，記下一樁事，恰好是個證明。他在德國間諜上寫道：

「我早已知道亞芒推 (A. Mentzer) (著者按：第一次歐戰時之英軍前綫地點)，有一部分公用事業是靠差不多十里以外的里爾 (Lille) (著者按：第一次歐戰時之德軍防綫地點) 供給的。譬如，在歐戰前所有亞芒推的電力都取自里爾的。德軍方面直到退出亞芒推三星期以後才發現到這點。因之在那一時期中能讓英軍有自由用電的機會。」

里爾某酒廠在亞芒推有一間分廠，在這兩地之間，他們有一根自己應用的電話綫。真是奇怪，這根電話綫居然沒有附設置戰壕而遭破壞——它本來是在地底下的，因戰區地面上的大動靜已覺得更深了。我們的一個間諜發現了這一點，把這根電話綫在亞芒推的那一端切斷了，把它接牢於鄰近的一個咖啡店。有好幾個星期間，他很便利地對里爾方面報告消息，後來一個英國信號官偶然在一個被砲火轟開的地穴中不高興地看到一段電話綫，他就把它割斷而查察一下，看它是否可以接到他的電話綫上去。然而，他大吃一驚，原來他聽得裏面是用德語在談話。

當然，他立刻把這件事報告了出來，這根電話綫的原委是很容易探索出來的，而我們那個間諜與咖啡店的老闆就此被捕了。前者被檢獲了，但對於後者却拿不到什麼確實證據。當那間諜用我們那個人告訴他，說是英國間諜，而想利用這種狡猾手段來給德軍與虛偽的消息。這事實已很明白地告訴了縱警的英國情報員。他把那根電話綫接起來，預備把虛偽的消息傳送到敵方去。在這一點上他並沒有成功，因為電話綫的中斷已引起了查驗員的懷疑了。然而，他把那根電話綫留着不動，

以作想去應用它作爲其他間諜的誘餌。電綫的一端仍舊接通，而另外專門派一個人監視着。」

由這看來，情報傳遞的老辦法，固然不能久用，而新方法也是不好多用的，方法要新，同時還要時常變換，才能出奇制勝，不然，就不免蹈襲上述故事的覆轍了。因此近代間諜，對於祕密情報的傳遞法，爲求其新奇而多變換，不知絞盡多少腦汁，去研究牠發明牠，把牠看成間諜戰的決勝關頭，拚命去爭取這個勝利，於是鉤心鬥角，想出來的法子，簡直是五花八門，無奇不有，幾乎令人不敢相信。單說第一次歐戰時曾經使用過的傳遞方法，已夠異想天開，神乎其技。那時隱跡墨水的通信法，還受着相當的重視，可是祕寫和藏帶的方式，真是動足了腦筋，巧妙到再不能巧妙的程度。有的寫在小紙上藏在鑰匙孔裏；有的用雞蛋在殼上寫了密碼，裝作送到市場販賣的樣子，帶絡上級機關；有的在燙衣服的熨斗上寫了情報；有的用比紙還薄的小片雲母石，以無色藥水在上面寫情報，隨後夾入眼鏡的雙層玻璃中間帶走；更有的在光頭上寫字，等到頭髮長起來了，再派出去，到了目的地，只消把頭髮剃光，就會顯出那祕密的情報來。此外，用特定

密碼和隱語通訊，或用五綫譜，刊登廣告，和貼郵票的方式等等，當做暗號，更是司空見慣，不足為奇的了。

除開這種隱跡墨水通訊巧妙之外，妙計還多着哩。曾有間諜把洗衣作當作他們的傳遞機關，而以污衣當作情報，他們利用衣服上不同的地位的綫紋或污點，來代替密碼報告，而常帶着污衣，傳達最緊要的消息給上峯。也有間諜把情報藏在假牙假眼甚至女人的陰戶裏面，會到收信人，把它挑出來纔是了。還有，把情報藏在特製的橡皮丸藥中，在危急的時候，可以吞入肚內，事過之後，再吃一種藥水，又可重吐出來。當歐戰中英德兩軍在海上下游海時，德軍派在敵方船上的間諜，喝過開水後，把文件裝入小酒樽裏，藏在船底，敵方船員一飲，就得到情報了。還有用特製的開胃藥散裝的信件，藏在藥瓶裏，敵方船員一飲，就得到情報了。他們還常常用一種開胃藥散裝的信件，藏在藥瓶裏，敵方船員一飲，就得到情報了。還有，把情報藏在特製的橡皮丸藥中，在危急的時候，可以吞入肚內，事過之後，再吃一種藥水，又可重吐出來。當歐戰中英德兩軍在海上下游海時，德軍派在敵方船上的間諜，喝過開水後，把文件裝入小酒樽裏，藏在船底，敵方船員一飲，就得到情報了。還有，把情報藏在特製的橡皮丸藥中，在危急的時候，可以吞入肚內，事過之後，再吃一種藥水，又可重吐出來。當歐戰中英德兩軍在海上下游海時，德軍派在敵方船上的間諜，喝過開水後，把文件裝入小酒樽裏，藏在船底，敵方船員一飲，就得到情報了。

間諜雖然竭盡他們的心思，想出種種奇法妙計來傳遞秘密的情報，同時，由於科學的突飛猛進，雖然給與傳遞方法不少的幫助，但據調查，近代破獲間諜案的數字，也是一年賽過一年，而破案原因，主要還是在傳遞情報的時候，逃不了對方間諜銳利而敏捷的耳目。即如上述這些新奇的傳遞方法，也有不少被識破過的。歐戰時的英軍司令部，曾對扼守黎士河流域的部隊下令，凡是見到河中浮有酒瓶，就得開槍擊碎，或予截獲。又像德軍捕獲一個法國間諜，遍體搜尋，查不出一點可疑的東西，後來看見他談話不甚流暢，就搜查他的嘴巴，立刻發現他的牙齒是假的，并在假齒裏面搜出秘密的號碼。至於說到使用密碼，隱語，或符號等，除非是雙方事先約好，以某一個字代替另一個字，以某一種意思代替另一種意思，使敵方不易發見外，也很少能瞞混過去的，但是這種方法，通常只能在短促的時間內，用於兩個人所知道的一件事體上，就牠的使用價值說，並不是怎樣了不起的。用飛機來輸送間諜，載運情報，固然便利得多了，可是相對地說，却也危險很多。因為，不到戰爭激烈時，不在所有傳遞方法都達到絕望時，便不致將飛機派這種用場，但當飛機在戰雲密佈中飛入敵境時，機上間諜所冒的危險，與普通

死搬硬套的困難比較，真不會有天壤之別了。

從上面可以看出情報傳遞方法的重要和困難。牠的運用是無止境的，決不能製定一個領域，使牠循規蹈矩，毫不逾越。同時，牠的發展，是無限制的，越是新奇，便越妥當，便越不引人注意而臻於上乘。在這裏如果需要從這些抽象的說明和具體的史例中，對於情報的傳遞方法，在使用上指示出一個方針的話，那麼，有兩點是值得注意的：第一是變化。這就是說傳遞方法要常常改變，一種方法用過一次，最好就換掉，再想另一種方法來應用。同時，方法的改變必須意味着技巧的進步，不能像「換湯不換藥」似的，僅僅改變形式，就算了事，應該像變魔術似的將方法消鑄於技巧中，做得出神入化，不露痕跡。第二是科學化。這就是說，當閱讀的心智，都在傳遞方法轉念頭的時候，就難免狹路相逢，不期而遇地走上同一的思路，於是你的聰明，也就是他的智慧，你想出的巧法，無異於他打算的妙計，結果，同樣做着，同樣防着，誰要瞞過誰，只好碰運氣了。可是使科學方法，便可打破傳遞上的這種宿命觀。當着用盡心思還想不出妥善的傳遞方法時，科學可窮其窮，從而情報傳遞的難易和成敗，便要靠牠來決定了。事實

上科學昌明的國家，一切交通手段，都較便利，情報傳遞不過是交通手段的一種，其不能例外，是很明顯的。所以爲了情報傳遞的順利，爲了整個工業的拓展，科學化三個字，是要牢牢記住的。

第五章 間諜和反間諜的關係

首先將題目解釋一下吧：間諜是什麼，我們已經知道了。間諜的間諜，又是什麼呢？廣義地說，他並不是超過諜工範圍以外的其他人物，他也幹的是間諜工作，不過更進一步，而是一種專門以對付間諜為任務的間諜，換言之，就是專門偵察敵諜活動之更高一級的間諜，也就是通常所謂的反間諜。間與反間，表面上如像是互相對立，互相抵觸的，實則只是一件事的兩方面，唯其相反，才能相成。反間工作做得好，可以保障間諜活動的安全，並助長牠的發展；不然，間諜工作只有在不可捉摸的狀況中搜尋搜索。反之，間諜工作做到極峯，便是深入敵諜方面，刺探內幕，於是間諜也就變成反間諜了。好比作戰，間諜是進攻，反間諜是防守。要能守，才能攻，更要有攻的力量，才能守得住。進攻和防守，是一種戰略的兩樣運用，彼此關聯，而相調劑，並非各個獨立而相互矛盾的。間諜和反間諜的關係，便是這樣。

但是，上述間諜和反間諜彼此間的關係，只是說明他們不相對立，却不能作為沒有

區別的解釋。假若有人問，間諜有無區別。我們應該肯定的說是有的。假若再問，可以分為幾種呢？在我們沒有答復這個問題之前，不妨拿孫子的用間篇，來作一個參考。據孫子的劃分，間諜的區別，約有五種：

第一種是因間，「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這是說，利用對方當地的農民，探聽敵人的消息。

第二種是內間，「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這是利用對方之貪官污吏的意思。

第三種是反間，「反間者，因其敵方面用之」；這是說利用敵方的間諜，或用厚利誘之，或以虛偽的情報，誘其入彀。

第四種是死間，「死間者，為誑事於外，會吾知之，而傳於敵」；這是說用我方間諜，將偽造的情報輸敵，使敵人上當，待他發覺時已經遲了。但是這麼一來，敵人一定會殺死這間諜來洩憤的，所以叫做死間。

第五種是生間，「生間者，反報也」。這是以能幹的間諜和敵方要員接近，藉以探聽敵方的消息。

這五種間諜，究竟是依據什麼標準來劃分的，孫子沒有明顯解釋，但從字面上看去，似乎是以間諜活動的方式作根據。如果這種猜想沒有錯，那是絕對不通的。試想，在孫子的時代裏，間諜活動的方式，難道就簡單得只有五種嗎？春秋末季的亂世，不見得連乞丐流氓這種可憐虫都會沒有吧？既然根據間諜活動有方式來劃分，爲什麼不加上些「巧間」「氓間」或其他什麼間呢？假使當時有人這樣反駁孫子，我想他必會賠着笑臉道不是了。所以，孫子這樣的分類法，對於間諜只能說是巧立名目，在兩千年前，多少或有些啓蒙的作用，語於今日，就不免近乎荒謬了。現代諜工的發展，雖把間諜活動越弄複雜。却使間諜種類更趨於簡單化。間諜只有兩種：一是間諜，一是反間諜。他們的分別就在一個反字，但不是孫子意識中之「反間」的「反」字。因他把這個字看死了，只能說道：「因其敵方而用之」，還沒有意識到，「因其敵方而間之」這句話。換言之，他只想利用敵方的間諜，而沒有想到，在敵方間諜無可利用時將怎麼辦。他把諜工看成死的機械的；名目可以翻新，本質還是一成不變。這種見解，也許是因爲受着時代限制，我們不去管他。但到今日，反間諜的反字，却要完全拋棄像他這樣的機械觀，

因為牠已不是憑腦筋想出的一个形容辭，而是從諜工發展的規律中產生出的一個現實的事物，包含着否定之否定的辯證意義。從表面講，間諜終歸是間諜，否定了間諜，間諜亦決不會變成狗。但實際像間諜這種工作的發展：先由一個普通的間諜，經過工作過程中許多阻礙和困難，磨練成一個進步的間諜，否定了原來的自己，而後竟能潛入敵諜內部，完滿使命，便是否定的否定，因而變成更高階段的間諜了。我們說反諜即間諜的間諜，正是從這種觀念中現出來的。所以，「反間」之「反」，是充分地意味着進步和發展，唯其如此，利用敵方的間諜作間諜，不配稱做反間諜，只有運用自己的間諜，潛入敵方面活動，才算真正的，名符其實的反間諜。近代的反間諜，是後面的一種，也只有像後面這種反間諜，才能形成與間諜的分別，因為他被冠上這一個「反」字，那不僅是形容詞，而且是有內容的，指出了諜工發展的規律，代表着一個更高的階段，并在這一階段上，劃分開間諜和反間諜的性態。

那麼，此二者之間究竟根據什麼具體條件而使「間」與「反間」區別呢？簡單地答復一句，這是根據整個的諜工來決定的，不是根據諜工的某一方面去劃分的。像孫子那

縱使以間諜活動的方式作爲區分的標準，殆無異於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說法，因爲反間諜既然是一種更高級的間諜，在他的工作各方面，必須同時都要高級化，互相滲透，互相融合，才能成一種別於一般間諜的間諜。不然，那只是在原則上有所體認，本質上仍然沒有變化，不過在形式方面徒具反間諜的空名而已。所以間諜和反間諜的分別，是存在於諜工的整體上面，包括間諜活動的一切，如要說明，便須從各方面去理解。大自諜工的全盤計劃，小至活動的零碎技巧，都必都不免差異的地方，唯其差異，反間諜才能完成「反」的任務。下文就是從諜工的各個不同的角度裏，瞭望反間諜的特殊性，及其與間諜不同的地方。爲了易於了解，我們搜集了幾樁具體的實例來說明。

先從間諜工作的對象上說，反間諜比間諜是更要困難。因爲前者的工作對象，是一般的，或是在指定的範圍內，担任某一方面的任務，活動上保持着彈性，進行上的障礙比較還少。後者則是派入虎穴去擒虎子，因爲要受着對方嚴密組織的限制，必須有長期單獨活動的能力和堅韌性，才能奏效。不用說，在工作的進程中，反間諜工作本身還必須同時進行正常間諜工作，藉以促其發展，使其達到更高一級的階段。有一個德國反間

諜的例子，便是間諜和反間諜二者關係的絕好說明。在一九一〇年，英國開辦機關，派了一個很幹練的間諜，名叫史德華（Shepard）到荷蘭境內，去探測北海沿岸德國各島嶼的防禦工程和駐軍實況，這事被德國間諜知道了，便裝做情報販子，與史發生了關係，經常賣給他許多情報。有一次，史德華買到了一個極重要極珍密的情報，不過將信將疑，不能斷定其真實與否。這時，賣情報給他的人，便主張他不妨就親自去勘查一下，而他認為事關重要，也有冒險一行的價值，於是他便偕同這個人，潛入德境，直到他在德國邊界被捕，方如大夢初醒，知道自己上了圈套。但是那個德國間諜，却因此提高了他的地位，當他立在史德華的面前，顯然是一種較高階段的間諜了。

再從間諜的徵募條件上看，反間諜比間諜也要苛刻得多。做一個反間諜，需要比間諜更多的機智，更大的勇敢，和更堅決更沉着的苦幹精神。因為間諜只要獲得一個適當的掩護，就可以找尋線索，開始工作，反間諜却沒有這麼容易。他在找到工作線索後，第一步需要在許多線索中去理出敵諜的頭緒，如果發現了敵人的間諜，第二步便需要一個冒險的嘗試，他不能迴避敵諜的注意，相反的，到必須引起敵諜的注意，纔能造成彼

此親近的機會。然後，第三步還須深入刺探，以便對於對方加以破壞。完成這個過程，無疑地非有長期單獨活動的能力不可。比方說，一個反間諜與上級的聯繫，極容易中斷，但是他的反間諜工作，却不能中斷，這就像逼上了梁山，非做過盡不行，雙輪和綽繩，便等於自殺。同時，一個反間諜，極容易遭遇到死的威脅，偶一不慎，死神便立刻降臨到自已頭上。如在歐戰時，德國會派許多反間諜，混入法國軍事法庭擔任翻譯，每次法庭審問德國間諜，甚至宣判死刑的時候，當翻譯的德國反間諜，却都非常鎮靜，視若無事。試想，如果他們因為看見自己的伙伴被處死刑，發生一點憐憫心或同情心，甚或見於辭色，其結果，豈不是連他們自己也被犧牲了，而還待不着憐憫。還有，如果他們神經過敏，就心自己的伙伴，會供出連累他們的話來，當任翻譯會嚇得齒戰舌結，也同樣要露出馬脚而被犧牲了，豈不也是自己把自己嚇死的嗎？

在徵募的條件上，間諜和反間諜之間，有一點要特別注意的，是忠實性。一個間諜不忠實，容易發現，也容易制裁，即使不能制裁，至多上他一次當，就不會再上第二次。但是一個反間諜不忠實其爲害很大而防患亦頗不易。他是脚踏兩隻船的。混入敵方活

動，如無合法的身份，根本就不能存在，他在兩方面既然都是合法的，自必受着雙重的保障。在這種場合下，如果他利用雙重保障，玩弄兩面把戲，無疑是很難察覺的。等到把戲弄穿了，如果反臉無情地這麼反一下，那就算一反到底，爲害無窮了。舉一個例說，在法國大革命時代，拿破崙的密探長台馬斯特（Demarest），爲了想把流亡國外的王黨巨魁一網打盡，根絕王黨的政治勢力，派了一名反間諜去活動，他名貝爾萊（Forest），原來是王黨份子，革命後在台馬斯特手下担任密探工作，很受器重，因此台氏便利用他的王黨關係，給他以新的任務，并代他佈置好圈套，假裝在巴黎組織了一個王黨的「秘密委員會」由他寫信通知在柏林的王黨要人，說是在巴黎有許多重要人物，其中有政治家，也有軍人，他們表面上是效忠於拿破崙的，實際上却不滿拿破崙的統治，所以冒着萬分危險，組織一個委員會，希望王黨要人回國領導，以便立刻發動革命，推翻拿破崙，恢復蒲爾朋王朝。這樣經過幾次通信，熱中的王黨，派回了一個密商復辟的代表，一到巴黎，就被殺了。但是對方却一點也不覺得是中了反間諜，還張張再派大員來接洽。因爲沒有人敢來，貝爾萊自告奮勇，親至英國，親見路易十八企圖誘他赴約。

，大舉施以破壞。可是這個願望還沒有達到，他便轉上了別的念头。當他回國報告時，台氏認爲此計難售，令其終止，而他因爲捨不得王黨的津貼，陰奉陽違，到反轉過來與的與國死王黨勾搭上了之信便往返，直到他被放逐時才斷絕關係。像這種反間諜的翻臉，案，歷史上是不少見的。其原因却很簡單，往往是因把間諜和反間諜關係於忠實性的需要等量齊觀了，也就是相當地看輕了反間諜的忠實性，以致弄得後來不能得其所反。竟爾反其所反。所以近代反間諜制度，已不是間諜機關的附庸，大都具有獨立的大規模的組織，他對反間諜之忠實的甄別，特別慎重，如不經過嚴格的試驗，證明確實可靠，是決不會冒然派出一名普通間諜，去做反間諜工作的。至於設法使敵諜投效，而名之曰反間諜，這種做法，是早爲時代所揚棄了。遇有特殊場合，或許可以嘗試一下，不過，即使生效，也無非萬一僥倖罷了。

其次，從間諜活動的方式上說，反間諜是需要更靈活，更機密，更富於想像和直覺的。在諜工發展的過程中，一個間諜不能活用自己的工作關係，發掘更深入的潛行路綫，極機密地活動着，他便不能進展到反間諜的階段。等到實際上相當於反間工作，那

與圖畫工伴比較，險夷難易，尤其強硬。一個講義，還看書卷外的體魄。人多坐還有點週旋的餘地，他可以隨機應變，必要時還可以一走了事。但是反間諜却不然了，他比較容易一感受着新鮮刺激，但是任何積禍飛來，都只好逆來順受，死到頭上，這要練練絕對少，有躲閃迴避的可能，所以，他必須富於想像，和有直覺能力，換言之，必須要見微知著，才能濟事。這樣做得好，自身就卸了總幹危險，而獲相同儕輩的危險，不加諸敵方，其間利害，實在不可以道里計。在歐戰時，比利時有備去的好好者呼盧納斯（L. Luens），其味再實自己同胞，向德國獻功，休戰後，曾緝獲希察斯（S. Schas）被捕，因無證據，不能定讞。正當詹氏疏辯，法官為難的時候，突然有一位詹氏所熟識的律師到案了。他是詹氏的朋友，但他不是來代他辯護，而是來作證。他的證數，大抵指詹氏助樂為謀，出賣民衆的事實，直擊地點。一點沒錯。於是詹氏仍承認有罪，俯首認罪。他在法庭屢次問那證人：「你怎麼會知道？」那證人回答道：「因為我三前和你在一起」，原來他就是比利時反間諜機關的一份子。在歐戰時期，秘密裡德軍領袖擔任工作，所以對於比利時的「肥奸」活動，查得清清楚楚。詹納斯會經陷害不少的人，却不知真正

值得他陷害的人就在他身邊，結果反死在這人手中了。這件事，便可證明間諜和反間諜在活動方式上的差異，影響是怎樣的重大。

其次，着眼於諜工的效果上，間諜和反間諜也是不可同日語的，這不是說，間諜工作的效果，在任何情形下都趕不上反間諜工作，而是說，在純諜工的立場上，反間諜工作，是要強過一個間諜可能發生作用的節段。因為第一，真正威脅間諜工作的是敵諜活動，而反間諜工作的主旨便是採用一種以毒攻毒的戰略，去給間諜工作解除或減輕這種威脅，所以以牠的效用，無論大小，對於諜工本身，都是極有價值的。反間諜雖是諜工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最高階段，但是近代諜工的發展，是要以反間工作的健全為前提的，這就是前面說的，要攻必先能守的道理了。第二，反間諜所得的情報，來路道地，比較可信，間諜活動，則往往不夠深入，他的報道，只是某些事件的邊沿，這可能具有很大的政治作用，但必須綜合許多間諜所提供的材料，當在其中發現完證時，這種作用才能確定發揮。可是，一個忠實反間諜，如果獲得一件珍密的情報，牠的效用，却是迅速而重大得多了。比如，在「八一三」戰事發生前一個月，中日局勢緊張萬分，隨時有由華北局爆發。

擴大而為全面戰的可能，這時壞奸活動很厲害，據說中央間諜機關，確曾獲得密報，知道某些政類正在與敵人狼狽為奸，裏應外合。因無根據，只好採取監視態度，沒有予以逮捕。等到全面戰從上海展開了，中央軍事當局正擬採取迅雷不及掩耳的寺段封鎖長江，將沿江停泊的十幾艘敵艦截留下來，不料漢奸黃秋岳，竟通風報信，以致敵艦開足馬力，三古腦抽逃走了。後來黃逆雖已伏法，但是中央間諜機關，如果早能根據間諜偵報，認為黃逆可疑，而在行政院穿插一兩個反間諜，那麼，讓黃逆早死幾天，我們不是就可免他他的購備十幾艘敵艦嗎？這就是間諜與反間諜在效果比較上的三個實例。

從以上綜觀上述，可以知道間諜和反間諜是有區別的。其區別點包含在整個間諜工作的裏面，必須從其發展的過程中去觀察，才能劃分。我們上面所說反間諜是一種達到更高階段的間諜，并非指間諜與反間諜有等級高下之分，只是說他們在同一工作過程中，向不同的方向前進，反間諜的路比較間諜的略更要難走些罷了。惟其難走，反間諜的性情必須要超過間諜才能行得通，這裏便形成與間諜的區別。但因這種區別只是過程中間的階段，不是統一裏面的分裂，所以牠是相對的，我們不能把牠看做絕對的。

第六章 間諜的訓練問題

間諜是一種特殊的政工人員，他要完成任務，是必須經過一番特殊訓練的。一般政工人員所應有的知識和技能，間諜固然也應該有，但他還須具備他自己所必需的知識和技能，是無疑義的，所以，間諜應該有他自己的教育。這種教育，一向是受着教育學和教育家的歧視，由教學方法到教學課程，似乎都不值一談，也就從未講起過，但他對於間諜的訓練，却有着重要的意義和偉大的作用，尤其在間諜制度由僱用制發展到訓練制的今日，這一個問題，是更加值得研究和提倡的。

近世的間諜教育，是像間諜一樣的神祕，牠不僅與普通的學校不同，而其訓練方法，也決非普通教育所能想像得到。許多人跨進間諜學校的門，自己並不知道，甚至已經入學受訓了，還是莫明其妙，直到畢業後，被派以間諜工作，才能察覺怎麼會事。納粹德國的間諜訓練情形，便是這樣，牠們從來沒有招考而讓過，却時時刻刻有着不少的人在應考，這話怎講呢？原來牠們無須什麼入學試驗，而是從實際生活的考察中，去吸收

這種人材，任何人被認為可以入選了，立刻便設法來「請君入彀」。同時，牠們也無所謂學制和課堂，而是因人設教，給以個別的訓練。本書所常提到的德國間諜格爾，便是其一例。他曾入間諜學校受訓，但非出自本願，是因德國間諜機關，看中了牠，預設圈套，使他自然而然的鑽進去的。牠入學後，看不見同學，也找不着課堂，僅有兩三老師，隨身教導而已。當牠為該工作的掩護，被派到英國留學時，便算牠在間諜學校畢業了。這種訓練方法，在實施上，的確秘密得很，但在實用上，對於間諜確有實在的價值。

原來間諜活動，必須秘密，如不秘密，便根本不能活動，但是這種秘密性的養成，決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做到，好像人們養成一種良好的習慣一樣，必定要經過長時間的學習和磨練，才能成功，一個間諜，如果在他開始工作的時候，才感到秘密的重要，那便遲了。秘密是不會給他準備着，隨時聽他使用，而是要待他的努力去爭取的。上述訓練間諜的方法，着眼便在這裏。牠的主要內容，借用兩個教育上的術語來說，就是「對口普考」與「集訓」。為什麼要這樣呢？因為要避免敵方間諜的混入，偵察自己方面學員的面目姓名，以致日後不能工作，普遍而公開的招考，是絕對要不得的。同時，因為要

避免間諜之間，日後發生的關係，以致影響工作的安全，任何集體式的教育，當然也就比不上單人式的訓練，來得合宜了。由此可得反證，這樣的訓練方法，不僅可以養成間諜嚴守秘密的習慣，而且還保障了整個間諜工作的嚴密，牠的效用，是不該被牠的神秘方式蒙蔽住的。

不過，隨着政治鬥爭場面的擴大，間諜的需要，日漸激增，無數的間諜，個個都要像那樣選拔那樣訓練，恐怕不僅力難辦到，而且也無必要。所以，現時各國的間諜機關，爲了大量製造間諜，其製造法，已不能不有所改進：大抵在徵募方面，一面在社會階層中，遴選物色各種式樣的人材；另一面則假借社團之類的名義，公開招考。這較前者是開放得多了。在訓練方面，多半已由個別教授，改爲化整爲零的辦法。即在間諜學校裏，按照間諜所習的科系或等級的區別，在許多隔離的地方，分開訓練，使他們只能在同級或同科之間，互相往來，逾越此限，便無關係。這種訓練方法，實在就是前一種的擴大，唯其是擴大了前一方法的運用，牠對於間諜的訓練和處理，都必須加倍的嚴密，才能有效，否則，便不免養癰遺患，自食惡果了。因爲訓練間諜的方法，不管是何種還

是開放，保守還是進步，只要秘密運用，處理得體，都是有用的。方法的進步，應該意味着秘密性的加強，而且也只有秘密性被強調了，訓練間諜的方法，才能真正算做獲得了進步。拿這兩種方法來比較，後者雖然補充了前者運用的困難，但是不容易做到像前者那樣嚴密。如果這個缺陷，能夠多下工夫去補救，那麼，後一種方法，無疑地要算更進一步的訓練方法。因他在實際運用上，既可保持秘密，尤合時代的需要。說明白些，就是牠能較前一方，訓練同一質而多一量的間諜出來。

其次，談到知識方面的訓練，間諜教育，約可分為兩種：一種好似學院派，特別注重學理的研究，學員畢業後，多半擔任高級間諜或間諜指導工作。這種間諜學校的教授，如不由專門人才負責，便由資望甚深的老間諜來擔任。學員資格也很高，大都是大學畢業生。他們修業時間相當的長，課程的繁重和高深，更不用說了。如德國間諜機關，規定這種間諜的訓練課程是：（一）本國及世界諜報的發展史，（二）本國諜報的組織，（三）平時與戰時諜報的策略與計劃，（四）諜報勤務中所需要的技術和知識，（五）偵探學，（六）心理學，（七）攝影學，（八）人體測驗學，（九）外國語文等。但這

只是普通功課，學完這些，還須選修專門課程。譬如，學員打算將來做軍事間諜，他就要繼續去學習軍事專門知識，對於研究敵軍的編制，敵軍的兵種及部隊的識別法，夫砲口徑的辨別法，堅固陣地的特徵，地圖地物的識別和方向地徑的辨別，爆炸學，以及被捕後的辯供法等專門功課，再用一番苦功。這樣還沒有完，並須順利地通過一個實習過程，才算畢業了。然後就以實習工作成績的優劣為標準，分派以適當的位置。

另一種為實用派，這與前者沒有什麼實質上的不同，只是在程度上略為高些罷了。牠是注重術科，而不十分注重學科的。學員的訓練，除灌輸以普通而必需的知識之外，便注意於一種專科的培养，有時連專修一科，甚至連無可能之便，乾脆教給些駕駛潛水，騎馬駕車，爬山越牆，刀刺槍擊，以及攝影跳傘之類的片藝薄技，藉以應世。因為這種訓練的特徵，不在深奧的研究，而在實際的應用；牠所希望於學員的，不是博學多能的專家，只要這些雞鳴狗盜的能手，便足夠了。所以接受這種訓練的學員，大都程度較低，資格較遜，而修業的期限也較短。他們畢業後，多半仍處於一種被訓練的地位，還循二主級指導，担任着各種式樣的工作。假如在他們的工作過程中，能夠做到隨時隨地應變

不窮的話，那麼，此中所表現的靈活的心機和手段，便要算是這種訓練的收穫了。

上面兩種訓練，在知識的教養上，雖然是差別，但是這種差別，對於謀工的效果，却無損於毫末，反之，正是爲了提高效果，發揮作用，才有這樣的兩級訓練產生。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間諜機關，專門培植「間諜學究」，而拋棄了基層的教養。同樣地，任何國家的間諜機關，也決不會僅僅致力於遠成的間諜訓練班，而置高級的謀教於不顧。大抵，在承平時代，各國的間諜教育，都是長期訓練，注意於高深的培養和嚴格的造就。一到戰時，因了需要的激增，求供不敷，於是便轉爲實用間諜人才的培植了。進一步說，這和各級普通教育的關係，並沒有兩樣，即在平時，原也可以並行不悖。事實上，各國開設短期速成的間諜學校，僅在戰時，獨見其多罷了。

從上面訓練間諜的一般情形看來，我們可以認識幾點：第一，訓練的方法，要以保持秘密性爲前提，而秘密性的能否保持和發揮，固與方法的完善與否有關。但是最要緊的，還在方法的運用上面。運用不夠嚴密，無論怎樣好的方法，都是會多剩少的。反之，訓練間諜的方法，運用靈則效果大，最能強調秘密性的，必然就是最能嚴密運用的方法。

法。第二是實踐的重要，上述德國問題學校，於學員卒業後，還需實習一個時期，便是
着重這一點。這個理由是十分明白的，因為學做問課，便是爲了要做問課，但單學的一
種理論或技能，說起來很容易上口，實際做起来，却不是一件容易事。比如研究政治學
，不一定就能使我們明瞭到中國的政局，同樣地，學完偵探學，不一定就能做一個問
課員，這都不過是學了就能做到的，必須實實在在地把牠運用在每一個現實問題上面，求得
適當的解決，然後才能算數。學與做，理論與實踐，是這樣密切地關聯着，上述的問課
訓練法提示了這一點。同時，我們覺得近年來中國問課活動的經驗，也是夠證明這二點
的。他們是原沒受着良好訓練的，但是他們却能發揮偉力，使得工作長足地發展，不斷地
進步，這在問課教育的意義上，顯然是因爲他們能從現實生活中去訓練自己，並用自己
訓練的所得，來指導現實的鬥爭，於是形成把理論與實際聯繫在一起的最好的問課訓練
方法了，牠使理論沒有落空，現實鬥爭有了正確的指導，自然而然地拓開了謀工發展的
途徑。

第三，關於知識方面的訓練，有一點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無論程度的高低，教學

的難易，牠們卻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即貫注着一種寶貴的科學精神。這種精神的存在，能使高深的教養，得到「實學」；淺近的學習，得到「受用」，更能使死板板的教育，訓練出活生生的人才來。近代各國開辦學科，不講空泛迂闊的理論，不談神祕不可思議的問題，不一讀古書，「炒冷飯」，而只教學員多多體驗些生活花樣，和做人的甘苦，甚至教他們學習些「下流球子」的習慣和技能，說這是訓練，似乎甚不像，但是人生的大學問，却非這樣訓練不可。對於問課的訓練，且必須具有充分的科學精神，才可望行得通，做得對。一個問課，能有豐富的科學知識，固已難為可貴，但是有了科學知識，並不一定就有科學精神，許多科學家常常會因心理上的關係，蔑視了客觀的事實，這就是俗語所說的「疑心生暗鬼」。反過來說，如果有了科學精神，即使科學知識感覺缺乏一點，那便無甚關係，至少「疑心生暗鬼」的心理，是不會作祟的了。所以，用着科學精神，灌輸問課的知識，更以知識的所得，培養問課的科學精神，像這樣訓練出來的問課，是沒有不成功的。如果在喜馬拉雅山的頂巔，也有從事問課活動的必要的話，那樣，他們也必會真往直前地去搜探一切，並且這一定會發揮作用，產生效果。這話在提高中國教育

教的正確性上說，作爲「高等師範」的孫子用詞篇，實在應當意識拋棄字紙筆，須知活人不該讓死人牽着走，問諫是不能訓練成新鮮活死人的！反之，必須積極地教導他們多讀死人的大書，就算學習「下流」吧，也得學下去，因爲這對於訓練問諫，正是一種必需的科學精神呵！

第四，是問諫的德育問題，這在簡面沒有提到，但是儘得補充的。一般地說來，各國對於問諫的道德訓練，其所標榜的許多道德觀念，和社會上流行着的一些信條，相差實在有限。譬如「守紀律」「盡責任」兩個題目來說吧，不但在問諫訓練上，在普通教育上，都要尊重他們，卽在任何社會裏，也都是奉爲圭臬的。但是守的什麼紀律，盡的什麼責任呢？這是一個問題。就假定這些都絕對是從社會出發的公德吧，那麼究竟怎樣才能做到「守紀律」「盡責任」的地步呢？這又是一個問題。光只抓住幾個抽象的道德名詞，來教人立德修善，說好聽些，便是等於說教；如不怕難聽，那便該說是和酒館茶室裏黏貼着的「不要隨地吐痰」的勸告，同一意義，徒具教育形式，決不會發生絲毫的教果。對於問諫，這樣的訓練，不僅無益，反而有害。因爲問諫是社會發展的動力。

人物，他的生活環境或條件，使他必須具備一種與衆不同的道德觀。行為的善惡和動機的好壞，對他都不是絕對的，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要受着情勢上或時間上的種種限制。如果是對足瀟灑地馳騁一些險惡的教義和信條，注入他的腦筋，使他遵行不違，那在某種場合，是適足斷送他的工作前途，望死一條活躍的政治生命。比方說，現在是中國生死存亡的時候，某一青年却整日價地沉醉在女人的懷抱裏，這豈放縱的浪漫行爲，當然是不道德極了。但如這個青年的放縱，是別有用意，是在進行着爲國被敵或動姪的美人計，那麼，他的「浪漫行爲」，實在比忠孝節義這類好聽名詞，來得更適合時代的道德標準。從另一方面說，如果這個青年，眼見着四面八面的冷嘲熱罵，覺得一人言可畏，突然由女人的懷抱中，脫離開來，那便是放鬆了敵人，躲進了戰鬥，一邊對於本身身的任務，採取了不忠實的態度，一邊給國家加重了惡劣的影響。這樣也許可使他在一般俗人的心目中，完成那些所謂「獨善其身」的道德，但是對於國家以及他自己，却都是徹頭澈尾地反道德的。這個比喻，在間諜活動中是極平常的事，隨處都可發現同樣的或類似的事實。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開諜的道德觀，決不是死教條和空名目所能培養而

成的，間諜的道德是活的，他必須活的訓練，才能奏效。

什麼是活的訓練呢？這可從兩方面來解釋：一方面是要注意到間諜道德的社會性，處處從社會的觀點出發，使每個間諜能為其本身所屬的團體，或同一立場的人羣而努力工作，做到「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目的。這樣的訓練，並不是完全抹殺了個人道德的修養，把公德和私德對立起來，而只是以為間諜行為的善惡，要看對於整個社會的利害如何下來作標準。凡是那些「自願自」的道德，如對社會沒有什麼好處，是要再加排斥的。同時，這樣訓練的歷程，必須絕對社會化，才有效用。任何漂亮的題目，專憑空口說白話地教導，是毫無用處的；一定要訓練的場所，不管是學校還是社會，都成為有機的集合。訓練人或負責人，不以「大好佬」自命，而能謙虛地自居於公僕的地位；被訓練的人或被指導工作的人，能夠選擇他自己在機構中可以而且應該做的事情。這樣彼此協調，互相監督，自然便會使大家的道德，趨向於最理想的水準了。

另一方面是要注意到間諜的道德是活的，不是死的。因了時地的不同，間諜的道德標準，固要發生變化，即同一事件而各個人也應有不同的作法和看法，所以間諜的德育

訓練，不僅不徹底地否定了這道德的停滯性，並且要竭力去爭取新道德的機動性。有了這種機動性，則這道德，隨時都可找到適當的標準，即在某一種社會特徵下，自然會產生適應這種社會特徵的道德標準出來。比方說，中國現當抗戰最艱苦的時候，所有行為的善惡，應該拿這國策為標準，間諜的道德觀，更沒有例外。他的抗建工作，做得夠不夠，便是他在道德上好壞的分野。現在一般人以為替敵人作爪牙的是漢奸，并認為漢奸是罪該萬死的。也就是這個道理。同時，這也就替間諜的道德訓練法，寫出活生生的註腳來，明白告訴我們，他是必須活的，機動的，才能適用於間諜道德的培養。

綜觀上述，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間諜訓練，必須是秘密的，科學的，和社會化的訓練。有了這樣的訓練，不但能使間諜的工作能力加強，道德水準提高；更能使間諜組織，變成最有機的戰鬥的集團，發揮出一種不可抵禦的偉大力量。

第七章 中國謀工的「今日」主義

「今日」在我是指着當前的環境。認清環境，担起任務，這是謀工必須信守而去拼命實現的主義。在中國目前這個時候，我想凡是靈性未泯的人，尤其是一般青年們，都會齊聲喊道：「我們應該做些什麼？」這一問題，如果是指一般國民而言，牠的答覆，當然是每個人，都應該站在各自崗位上為取得抗戰勝利而努力。但是「人各有志」，應該做什麼，也不免因人而異，各自在自己的生活環境中去抉擇。因之，中國間諜在此時此地，最緊要做的是什麼事？怎樣做去？這都是本書當中值得研討的問題。

依理，我們只要認識「今日」是中國全民族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便會痛切的感覺到，我們的敵人只有一個，我們的工作對象也只有一個，有我們，就沒有敵人，有敵人，就沒有我們。現在一切其他與敵的事體，都不妨暫且放在一旁，等到擊退敵人完成勝利後再說。不過，這是原則上的話，但在事實上，目前作為謀工的戰鬥綱領，最切要的原則，却不是這樣籠統的原則，而是要廣泛地展開一個除奸運動，對於那些利慾薰心，不替

賣國求榮的民族敗類，要像掃除垃圾一樣地，實行大掃除。這樣做去，決不看輕或放鬆正面敵人的意思，相反的，正是爲了適應抗敵原則，必須這樣做，才能表彰國格，振奮民心，粉碎奴才們的幫兇活動及其主子的種種陰謀。而且也只有這樣做，才算是針對着僱工的環境，發揮了僱工的宏效。

什麼是今日僱工的環境呢？我想在這裏所常指出的應是漢奸多如牛毛的這一個悲觀景象！大自先潛伏在政府內部作爲敵人內應，繼而逃遁叛離，終至稱臣授命袍笏登場的達官貴人，次之如在淪陷區替敵人作安定後方麻醉同胞工作的傀儡，下至爲了幾毛錢一天而代敵人奔走搖旗吶喊的小流氓，旁及以金錢資助敵的好商，還有一種，天天那裏傳播着謠言蜚語和毒素理論，那便是喪魂落魄的無恥文人。這許多漢奸，雖然有着式樣的種種不同，但有一點，他們是完全一致的便是要在出賣民族討好敵人的總路綫上，用盡千方百計來煽動人心，誹謗政府，中傷民族統一戰綫，損害中國的抗戰力量，企圖顛覆抗日政權，以造成其住子的血腥天下。我們深信中國的抗戰及其民族的偉大團結，絕不是這些無恥的敗類所能搖動的，然而我們却不能忽視他們對抗戰所起的有害作用，因而

放鬆反漢奸的鬥爭。單着眼於護工上面，這尤有特別重大的意義：第一、我們須知，中國的抗戰是持久的艱苦的抗戰，必須咬緊牙關，煞住痛苦，民族才能獲救，個人才有出路。但是漢奸們，便利用抗戰中的這種困難和弱點，隨時隨地散播着有害抗戰的毒素。特別是每當戰爭形勢和社會經濟發生變化的時候，他們的幫兇活動，更是喪心病狂，令人髮指。在這種場合，如果能打漢奸當做最大的敵人，而列為護工程序的主要項目，並且時時刻刻注意他們的行動，不斷地揭露他們的走狗面目與媚敵賣國的罪惡，更利用一切時機予以殘酷的制裁，那麼，即使漢奸還能倖存，而「萬夫所指」，也將使他們陷入絕路上去。其效果不僅是由於剷除敵人的爪牙而刺入了敵人的心臟，並且可以提高大眾的覺悟性，使其忍痛熬苦，堅守住民族的本位。

第二、漢奸的利害觀念，與一般善良國民，絕相相反，其與作為民族鬥士的護工人員，更是背道而馳，勢不兩立。因為漢奸的活動，雖然是違背了國民大眾的利益，但卻企圖以利用大眾，為其榨取資敵的泉源。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只要作些欺騙壓迫的勾當，達到得賣的目的，便正好是「謀財害命」精神，實行所謂「民族協和」了。過份的

惡毒行爲，也許並非必要。至於漢奸和與其對立的諜工間的關係，那便絕然不同，純然處於一種決鬥的地位。這不僅因爲諜工的主要對象應是漢奸，並因漢奸們「做賊心虛」，他們必不免因爲防範諜工制裁，而採取極殘酷的手段，預先加以謀害的。

記得有一則伊索寓言，說是有了一隻貓，化作一位美麗的姑娘，端坐在房間裏，儼然「人樣」，頗能自持；不料忽然一隻老鼠竄過，她就按捺不住，現出原身，奔去捕鼠了。這一寓言，恰好是今日的諜工環境的一個寫照：一面是貓狗互斥，爲虎作倀；另一面，却是中國諜工正像鼠似地潛伏而活動着。如果進一步來看，中國諜工不僅要認清這個人寓言中的比擬，更要接受牠的啓示：就是漢奸不足懼，怕只怕在變成「人樣」，「人樣」的漢奸，有時雖少不得也要儼然自持，但若一旦碰見死對頭的諜工人員是怎麼也「按捺不住」的，他必如貓姑娘「奔去捕鼠」一樣，非至「生擒活斬」決不放手。所以，站在諜工的立場說，除奸工作，尤爲當務之急，諜工之於漢奸，應從各方面去發展反漢奸的綫索和行動，要像掃除糞土一樣掃除他們。因爲彼此關係，都在你死我活的份上，要以先下手爲強，其間絕不能有所躊躇含混。這一工作的完成，不但可以確保諜工組織

的健全領袖，漸漸地，現現地，顯現一種最切實有效的途徑。這途徑，就是：一、由去而到，到而後歸，歸而後立，立而後成。二、由小而大，大而後立，立而後成。三、由近而遠，遠而後立，立而後成。四、由易而難，難而後立，立而後成。五、由淺而深，深而後立，立而後成。六、由簡而繁，繁而後立，立而後成。七、由柔而剛，剛而後立，立而後成。八、由虛而實，實而後立，立而後成。九、由弱而強，強而後立，立而後成。十、由無而有，有而後立，立而後成。十一、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十二、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十三、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十四、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十五、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十六、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十七、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十八、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十九、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二十、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二十一、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二十二、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二十三、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二十四、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二十五、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二十六、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二十七、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二十八、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二十九、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三十、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三十一、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三十二、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三十三、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三十四、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三十五、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三十六、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三十七、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三十八、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三十九、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四十、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四十一、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四十二、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四十三、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四十四、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四十五、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四十六、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四十七、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四十八、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四十九、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五十、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五十一、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五十二、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五十三、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五十四、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五十五、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五十六、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五十七、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五十八、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五十九、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六十、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六十一、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六十二、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六十三、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六十四、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六十五、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六十六、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六十七、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六十八、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六十九、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七十、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七十一、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七十二、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七十三、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七十四、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七十五、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七十六、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七十七、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七十八、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七十九、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八十、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八十一、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八十二、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八十三、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八十四、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八十五、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八十六、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八十七、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八十八、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八十九、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九十、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九十一、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九十二、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九十三、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九十四、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九十五、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九十六、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九十七、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九十八、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九十九、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一百、由不而為，為而後立，立而後成。

本報在編譯各國新聞時，代為維持維持，誠實是也。此佈。

應舉為之國首領，其原由有二：一、由去而到，到而後歸，歸而後立，立而後成。二、由小而大，大而後立，立而後成。

的罪名，但在鑑別漢奸的差等上，倒也……

之內，但是比較那種內蝕而又外鑠的漢奸，自然要更……
黃色，知道些漢奸道理，但是這任除奸的護工人員，也必須在這上面見分……

然後分別予以做戒或制裁，才算是最有效的作爲啊！

……認識漢奸的面目，不算難事，如要辨別漢奸的罪惡，是頗不容易的。對於某一漢奸
……既沒有方法掏出他的良心來看，也不能從表面上考量，因爲當今正從各方面展開反漢
……奴運動的時候，或許有人雖然表面上「言漢奸之言，行漢奸之行」，而實際上是在做着
反漢奸的工作，不過，我們在他的工作成效沒有公開之前，無法代爲剖白罷了。所以，
……要辨別漢奸的真實罪惡，決不是浮面觀察和心理估量，所能辦到的，必須要根據他的影
……響和作用，來作判斷。當然影響大和作用大的漢奸，是罪無可恕的，反之，也許不免還
……情有可原了。但是，從什麼地方去識別呢？我們認爲漢奸的產生背景與活動方式，是顯
……值得着眼的地方。

……就漢奸產生的背景說，大體上可分做兩大類，一類是發源於社會，一類是發源於政

治。發源於社會的，都是些影響小和作用小的漢奸。因為社會沒有合理組織，平時又沒有提高民族意識的訓練，有些人雖然不一定願意做漢奸，但因迫於衣食，就得過且過地代敵人奔走服務，代敵人奔走服務之後，社會也不能給予有效的做戒，於是也就安之若素了。至於發源於政治的漢奸，不管他們的地位，高低大小，在性質上都要算做大漢奸。這一類漢奸都是些民族主義失敗者，他們認為抗戰前途，勝利難期，不如預爲之所，藉以保全自己的權利地位，於是就喪盡天良去賣國投降，完全代替敵人執行其政策了。這兩類漢奸的識別在護工執行除奸的手段上，是不可一概而論的。對於政治的漢奸，應該爭取一切的機會，不斷地給以無情的打擊和嚴厲的制裁，對於那些爲衣食所驅而被賤價雇用的小傀儡小漢奸，雖然也是無可寬恕，但是我不能不認清這些人的做漢奸不盡出自本意，不無情有可原，而且經過適當社會政策的設施，和宣傳教育工作之後，這些小漢奸是很可以幡然悔悟的。這裏便存在一個注意點：就是在課工和漢奸決鬥的時候，要把被迫和受騙的小漢奸跟真正「助桀爲虐」的大漢奸分開，因爲那些暫時糊塗而存心還不一定壞的小漢奸，還可能爭取他們到正確的道路上來，對於他們不要隨便絕其生路。

在適當運用之下，未嘗不可藉以相對地削弱了漢奸的勢力，這在諜工商鬥爭技術上和諜工的效果，却是一件很要緊的事。

再就漢奸活動的方式說，我們覺得在諜工的除奸工作中，必須注意的，至少有兩點：第一，漢奸有潛伏的和公開的。其對於民族的罪惡，表面上也許沒有什麼差別，但在發揮其罪惡的作用上，則潛伏的實遠比公開的為甚。因此諜工的除奸工作對於公開的漢奸，固然不能放鬆，但對於潛伏的漢奸，尤當加所警惕。第一，凡是重要的漢奸，他的罪惡，決不是洩曝露的一天才偽漢奸的，在曝露之前，他必已做了不少的罪惡。等到曝露之後，他的犯罪的能力，即達害民族的作用，往往反大為減低了。所以，除奸工作，對於抉發潛伏的漢奸這件事，也當加以重視。

現在話要回到本題上作一結論：今日的諜工，除奸必先識奸，然後發揮效力，諜奸而後除奸，才算達到天職。除奸工作目前對於中國諜工所以顯得特別重要，是因為粉碎了漢奸的陰謀，也就掃蕩了敵人的侵略；撲滅了賣國賊的蠢動，也就挫弱了日寇企圖滅亡中國而侵略。據此與除奸雖應是並行不悖的同等重要的工作，但在諜工的意義上

，無論看眼其工作環境，抑或就其對於抗戰的效果而言，是必須認清抗日必先除奸，除奸即所以抗日這一要旨而努力的。所以如果要問中國諜工的今日主義是什麼，我們應毫無猶移的答道：第一除奸，第二除奸，第三還是除奸。

第八章 歷史是屬於無名英雄的

俗話說：「一將功成萬骨枯」，假定這位成功的將軍，算得上一個英雄，那麼「萬骨枯」的死者，當然也不是白白糟踏的。因為一個非常人物的形成，不管他對於世界曾經發生怎樣重大的影響，他決不是「奉天承運」，生來就與常人不同的，也不是單憑一個人或少數人的力量幹出來的，而只是能夠順應大多數人的要求，在奮鬥過程中，體現大多數人的正義感，信仰力和犧牲精神而已。英雄固然是一種了不起的非常人物，但是，像英雄一樣的起着社會作用，而竟瀟泊自處，賚志以沒的人們，是應該更值得重視的。這種人，我們把他叫做無名英雄，英雄而無名，借一句古語來解釋，便是「不敢貪天之功以爲己力」的意思。雖然如此，但他却有理由，面向着英雄說道：「英雄，榮譽屬於你，歷史則請讓給我吧！」然而，也許是因爲無名的原故，歷史對於他，實在是太無情了。

歷史常常人物來記述世界，他所選擇的人物，多半是英雄，即所謂「世界史的個

人」。托爾泰斯 (Tolstoy) 說：「英雄是貼在歷史上的籤子，他們的姓名是歷史事件的款識。」可不是嗎，我們提起秦始皇，便會想到萬里長城的奇蹟，提起朱元璋，便會想到光復漢室的勳業，提起拿破崙，便會想到法國的征服歐陸，提起華盛頓 (Washington)，便會想到美國獨立。實在的，他們都是歷史上光明燦爛的明星，歷史如果沒有這些明星的照耀，那便暗淡無光，黑漆一團了。所以歷史家的心思，都放在英雄身上，從記述，批評，估計這種歷史人物，就記述了，批評了，估計了某一階段的政治經濟文化的歷史。這樣一來，就好像整個歷史都是英雄創造的，好像歷史是屬於英雄的。普通人固可不必妄想，就是無名英雄，也沒有份，歷史上從來沒有貼上他的籤子，不是很好的證明嗎？

其實怎麼着，英雄也好，無名英雄也好，大家都是人。人，作爲一個生物，首先是自然的產物，作爲社會的一個成員，則是社會的產物。按自然的存在講，人類以比較，無論在那方面，都是相差有限的，英雄與無名英雄之間，儘可大體上劃一個等級。按社會的存在講，每個人的一切，都要受着社會的現實狀況的決定，和時代的限制，英雄無

論怎樣的出類拔萃，他的性格，能力，思想，行爲，并不是常人所能企及，常人往往也有着同樣的那些條件，但因為社會組織的關係，在地位上遜了廟，不能充分發展，所以在實際上的影響不大能辨認出來；英雄只因在各種優越的條件下，一切的發展很顯著，所以就成其爲英雄。同樣的，英雄無論怎樣出類拔萃，他決不能超越時代而活動，秦始皇的統一六國和拿破崙的征服歐陸，同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然而秦始皇爲什麼做不了拿破崙，爲什麼建立不起法國那樣強國的現代國家呢？這顯明地指出時代不同，英雄也就不同，各時代應有各時代的英雄。從這兩方面我們可以看出，英雄實是歷史的產物，假如從人物來記述世界，是唯一具體的治史方法，那麼，歷史就不當爲英雄所獨占，因為他不是英雄創造的，他是大衆創造的，他產生了英雄，也同樣的產生了無名英雄！

歷史之所以能產生英雄，是因為歷史的進化的矛盾性：新的技術已經出世，新的社會並不是跟隨就來，舊社會的上層組織，仍照頑固地將適應新技術的新社會束縛起來，不說牠，可是代表新社會的進步份子，挺身而起領導着太多的人，來衝破舊的束縛。

建立新的社會，這就是歷史上所謂英雄了。英雄所以不能憑空創造歷史，就是因為人類努力的條件，只能多少使歷史的過程增進或延遲，却不能使往東的歷史走向西去，使千萬渺茫的世界提前出現。同一理由，在社會進化矛盾規律中，產生出來的無名英雄，也同樣起着歷史的作用，不過，有的因為微弱表現不出來，有的因為活動方式的關係，根本不容許表現，以致爲人所忽視了。舉一例說，拿破崙的偉大，就是他不但能夠將束縛法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封建勢力，掃蕩乾淨，而他的軍隊馳騁歐陸，更到臨給資本主義開闢了一條發展伸張的道路，但是，拿破崙英雄事業，並不是拿破崙自己成就，顯而易見的，有兩種人的功勞，就不在這位英名蓋世的偉人之下。一是無數無名英雄的死者，即隨他東征西討以致陣亡的將士，另一種是拿破崙屬下的密探長佛里（Fouché），尼爾（Ney）及其大批間諜反間諜們。因爲當時，法國政局混亂極了，一方面是在國內活躍的革命黨人，他們認爲拿破崙是大革命時叛徒，企圖推翻他；另一方面是國外的流亡的皇室貴族，企圖重建王朝。加之，歐洲國家都感到拿破崙的武力擴展的威脅，這些外國政府分別和法國國內外反拿破崙統治的勢力，秘密聯絡，而以推翻拿破崙爲共同目的。在

這種內憂外患的情勢之下，拿破崙要不是得力於民間活動，鞏固他的統治，那麼，不僅他的英雄衛保不住，恐怕這段法國史，也要重新寫過哩。這樣看來，英雄在歷史上的作用，固然非常重要，但是，如果歷史只是靠英雄來點綴，那也不過是注意到英雄的一面而已。另一方面：他們埋頭苦幹，他們的幹勁，要算推進歷史向前發展的真正原動力，但是，他們總是因為或從外來或內在的原因，不能出人頭地，歷史不是就此可把他們看成得過且過的離碼人，不值一顧呢？我們認為是可以的，假如歷史只是英雄的傳奇；我們認為乾脆是不應該的，假如歷史是整個人類活躍的紀錄；我們更認為無可無不可的，假如歷史的榮譽給予英雄，而將歷史的地位留給無名英雄的話。但是，我們認為絕對要不得的，就是怕歷史被英雄給牠留下的奇蹟迷惑住了，以致糊塗得像算命的瞎子那樣，以為歷史事業，早已在英雄的生辰八字中決定，歷史的一切，都應屬於英雄，決無什麼無名英雄的份。假如這樣，歷史對於無名英雄不僅是太無情了，即對其本身，也夠荒唐了，這不就等於歷史自己忘記了自己嗎？

歷史是整人類幹出來的，這包括非常人，也包括常人。從人物去看世界，英雄如果

是「貼在歷史上的鐵子」，那麼，從世界去看人物，無名英雄就該是寫在歷史上的節目了。譬如從華盛頓，我們看出了一個掙脫英國羈絆，奪取獨立自由的世界，但從美國獨立的新世界中，我們就不僅只看到華盛頓的助功偉業，必定還可看到華盛頓以外的許多美國公民，也和他一樣的發生很大的重大作用。同樣的，從拿破崙，我們看出了一個突破封建籬籬，開拓資本大道的世界，但從這個新世界中看去，我們就不該只覺得拿破崙的偉大，而完全忘掉了他的將士們和間諜們的功勞。這個理由是很明白的，因為一個非常的人，並不完全異於常人，他根本就是從常人中產生的。同時，一個非常的人，不能離棄常人，他的思想行爲，倘若不得到多數常人的接受和贊助，那就不能影響世界，也就不能成其爲非常的人了。英雄與無名英雄的關係，大體上和這相像，許多英雄都是從無名英雄中產生的，同時他們成就上的一花一朵，也全靠着無名英雄的血汗去培養，灌溉。古今來的大英雄，他的生長和完成，多是這樣的。拿破崙曾經當過兵，英王阿爾佛德（Alfred），曾經扮作理髮匠，去做間諜。他們無疑地是歷史上的英雄，但當他們成功爲英雄時，他們自然也需要同旁人去當兵去做間諜。這不就很明白地指出英雄和無名英雄

之間的關係嗎？若是要問，爲什麼每個士兵，每個間諜，每個常人，不能都做一個英雄，不能都做一個非常的人呢？這可不能看得過於狹隘，機械地認定是因爲能力上有高低之分的原因，其實，非常的人只是常人的代表，歷史家以爲在各種非常人的身上，可以反映出各時代的各種的世界出來，便是因他是代表着多數常人的要緊的一個典型。同樣的，英雄也不過是無名英雄的代表，任何英雄偉業，都是多數無名英雄的血汗所凝成的。所以，即使英雄與無名英雄之間，包含着各種分別的因素，那也不足以小看無名英雄在歷史上的價值。相反地，歷史既然是全人類活躍的紀錄，牠就應該屬於全人類所有。從英雄的意義點上觀察，英雄雖在人類歷史上留下不少的奇蹟，但是這些奇蹟，大都是以無名英雄墓爲基石而建立起來的，顯然無名英雄在歷史上的作用，比英雄更重大，而且更重要。假使歷史是屬於英雄的話，那便應屬於這種具有廣大歷史作用的大多數的英雄，即是無名英雄了。

英雄的意義是多方面的，並不限於一種形態，軍事政治文化藝術等各種不同的領域內，都可產生英雄。他們的成就決沒有行險僥倖的事體，都必須經過一個同樣艱苦的過

程，才能達到。因此要在幹的精神的比重上估量他們的高下，簡直是不可能的事，不過社會環境的不同，在各方面的需要，也有緩急的不同，於是英雄也就不免有大小之別罷了。說到無名英雄，情形便有點兩樣，譬如，關於中國抗戰罷，一個戰死沙場爲國捐軀的勇士，一個口誅筆伐發揚正氣的文人，一個破產救國的廠商，一個在馬路上遭敵人暗算的間諜，他們的行爲都是愛國的，他們的精神都是崇高無比的，在抗建的意思底下，他們都配做英雄或是無名英雄：誰能說這中間還有軒輊之分呢？這在表面，是不容易發現什麼特殊之點的，但按諸實際，一方面從其人的全般的生活活動過程中去估價，另一方面將周圍的社會狀況連同觀察，便可發覺同是無名英雄，却包含着不同的因素。一個陣亡的士卒，他在生前能夠得着集體的生活安慰或鼓勵；一個參加民族戰爭的文人或商人，他縱犧牲一切，至少還可保持住職名上的榮譽。但是一個間諜呢，這些他全沒有。他在生前，說謊造謠陰謀恐怖是他所必具備的看家本領，誰也不會同情他，諒解他。他在死後，法院驗屍，官廳招領，善堂收埋，則是常有的結果，誰也不會惋惜他，哀悼他。但在一切爲正義爲真理爲人類文化而鬥爭的場合，他的生死，顯然是更有意義更有價值了。

普通人的不同情不諒解，自有整個民族來同情他諒解他，少數人的漠不關心，却應獲得全人類的注目。生沒來由，死無歸所，只要是爲着民族利益人類幸福而存在而犧牲，那正是澈頭澈尾的無名英雄，而這種無名英雄，也只有真正的英雄好漢才能做到。

所以，在無數量的無名英雄中，作爲民族鬥士的間諜，實應居於一種較高的地位。這不僅因爲他的成功或成仁，必須通過一個極堅苦的過程，而尤其難得的，是那圍繞着他的環境，過於惡劣，需要很大的耐性纔能忍受。我們決不能對他瞭解成爲一般化，以爲只要能夠努力向上的幹，誰也可以搖身變成英雄，這種普通的說法是不能適用於間諜的。一個間諜，要完成他的任務，斷非僅僅只憑能幹和肯幹，而必須具備一種非常靈活的做人技巧，不是一種虛泛的術語，而是代表着一種偉大的人格，這種人格的存在，除了須要能幹肯幹，並且還要有冷靜的頭腦，熱烈的感情，堅決的意志，精密的思想，和不折不撓的苦幹精神。這種人格的完成，便意味着否定自己，同時還要完成自己。充其極，便是社會進步人類文化的完成。反過來說，我們假定有某一間諜，他雖是民族革命中的一員戰將，却未具備他所需要的一種技巧，一種特殊人格，則其結果將怎樣呢？無

疑地，他若不爲他活動困難而沮喪，必爲那充滿喜笑怒罵的環境所摧毀，這就是間諜雖然看似容易，而間諜成功爲無名英雄，實際上不可多得的緣故。我們如對英雄愛護，對於這種難能可貴的無名英雄，尤應寄以同情，致其敬禮。

我們不一定去做間諜，但我們必須認清，一個間諜的成功或成仁，如果是在一切爲正義爲真理爲人類幸福而鬥爭的場合，那便是發揮了英雄的積極作用，提高了英雄的嚴格意義，而同時無名英雄的地位和價值，也被強調了。認識這一點，消極上，可使許多想替社會國家做點事業的志士，正視自己，不致一到受了刺激，就會變成狹隘的自私自利者。積極上，這就是爲了愛護英雄，鼓勵着一切志願做無名英雄的人們，繼續走上艱苦而正確的道路，使其結成一種堅定的勢力，共同來披荆斬棘，對社會對國家發生更大的影響。歷史是常青的，自古多少英雄和無名英雄，雖然到頭不免一死，但是英雄的事業，是永遠不滅的，無量數無名英雄的影響——卽人類文化，尤其是永遠不滅的。「英雄是歷史上的籤子」，這只是說英雄是無量數無名英雄當中的代表的意義，但是歷史是大眾幹出來的，是人類活動的總記錄，是應屬於無量數的無名英雄所有的。無名英

雄啊，你們在歷史上所盡到的作用，自有歷史來報答的，時代需要你們，加倍努力吧！

因為學費担負過重與升學必須文憑證件的限制，青年失學的數量不斷增加着。就是在學青年也因為教育的進步趕不上時代的進步，非常感覺到學習生活的空虛和沉悶，因此青年應如何學習成了現在一般青年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了。

本書用科學的觀點，答覆好學青年的疑難，實際地活潑的指示出在學青年們，失學青年們，以及職業青年們如何去打開一條出路勇敢的實行「學習的自力更生」。理論正確，絕不同於一般的投機書！

曹伯粹著

定價七元

石火出版社出版



青年學論集



柳原牧歌

戈茅著
四元二角

這本詩集，包括三首敘事長詩：「草原牧歌」是一個十五歲的農匠的兒子，曾跟隨軍隊萬里跋涉，到了青海邊的草原，因軍隊奉令調去抗日，終與熱戀中的「美女訣別」，這是一支哀情的，慷慨的戀歌，飄盪在「風吹草低見牛羊」的大草原上。「鬼森林」唱出一個黑越越的森林裏游擊隊用以保衛祖國的一角而變成堅強的堡壘。「紅鼻子和老馬的故事」是從參加呂梁山戰鬥的老人口中敘述他的老馬伯樂的故事。全書共一千二百行，上等熟料紙精印。

蘇聯的發明故事

◆ E.M. Vasilivsky 著 ◆ 克定慶甲合譯 ◆

本書原名「發明家的國土」描寫蘇聯革命後蓬勃發展的發明運動，有聲有色，極爲生動有趣，社會主義的國家是發明家的國家，這是蘇聯建國二十五年來偉大成就的祕密。因之研究蘇聯者，不可不讀此書；又本書作爲中等學校學生研究自然科學的課外參考書，尤爲適宜（定價十元）



林桂 方遠 書店刊

★ ★ ★ ★ ★ ★ ★

32.00110

間諜三部曲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初版

定	總	出	著
價	經	版	者
五	售	新	嘯
	遠	的	谷
	方	書	
元	書	店	
	店		

不准翻印

